

任主鶴 猩

期四十四第



THE SCARLET MAGAZINE

行發局書界世海上

**"CHIENMEN"  
GRANDE**

CIGARETT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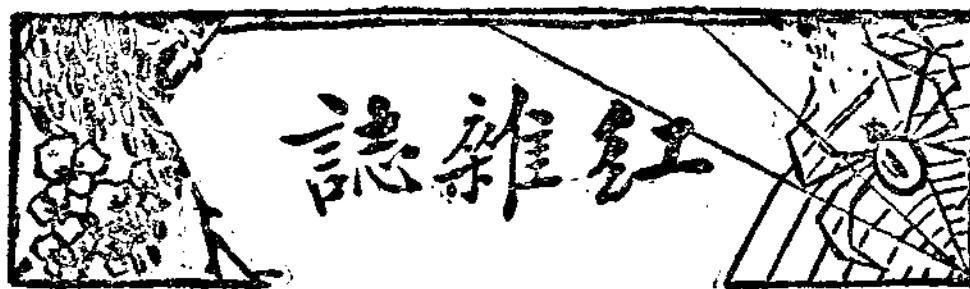
大人  
吸  
大  
前  
門  
牌  
香  
烟

英美駐華  
公司總經理  
葛士德



聯珠烟真真好味香  
 醇價公道諸君化費  
 半元銀吸烟之外還  
 有飾品可送人

中國南洋  
 兄弟烟草公司



# 第四十四期目次

長篇武俠小說

## 江湖奇俠傳

(第十二回)(五張)

不肖生

## ■ 游戲欄

端陽新開篇.....高天棲

榴姬小傳.....許瘦蝶

對戲、老板上條陳.....嚴獨鶴

楊梅園記.....程瞻廬

新香軒詩草補遺.....袁蘭史

舍屋霏玉軒筆記.....陸律西

吳語歌.....程瞻廬

紅雜誌五更調.....鄭逸梅

東方神話之一.....胡寄塵

遼東遊記.....李蓉齋

評劇家之派別.....姚民哀

## ■ 短篇小說

一真一假.....程瞻廬

花謝了.....胡奇塵

途中人.....徐卓呆

生時與死後.....張碧梧

冬烘.....盧夢殊

## ■ 長篇小說

新歇浦潮.....海上說夢人

第四十四回  
一品棧二女求郎  
大菜館小鬼請客

書一厚冊

本書敍一才貌雙絕

之孝女。與一文武

兼全之俠士。將次

結婚。俠士忽惑刁

奴奸言。疑女曖昧

。託辭遠遁。迨後

追悔。女已母死父

因。從軍數千里。

父復遭害。遂至賣

身爲婢。陷於迷樓

。情節離奇。變幻

莫測。中間劍客。

詞人。義友。淫賊。

•傲吏等。又層層

翻起波瀾。筆墨極

超脫。爲空前絕後

之佳作。初集已出

版。購者從速。

憐雪長篇小說

兒女奇

書一厚冊

本書敍一才貌雙絕

之孝女。與一文武

兼全之俠士。將次

結婚。俠士忽惑刁

奴奸言。疑女曖昧

。託辭遠遁。迨後

追悔。女已母死父

因。從軍數千里。

父復遭害。遂至賣

身爲婢。陷於迷樓

。情節離奇。變幻

莫測。中間劍客。

詞人。義友。淫賊。

•傲吏等。又層層

翻起波瀾。筆墨極

超脫。爲空前絕後

之佳作。初集已出

版。購者從速。

◎本社新書出版廣告

大觀 情海異聞

巨著 一厚冊價洋六角

以上各書概售

香閨豔影

巨著 二冊價洋六角

七折

豪異祕纂

一冊價洋五角

秋燈講武錄

一冊價洋四角

天涯聞見錄

一冊價洋四角

上海中華新教育社出版

行發社育教新華中上海  
局分局書界世省各局書界世上海分售處

行經將絕之期及經期既斷之後請觀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如何有益於婦女使彼等康壯喜藥

中年以上之婦女其難關即在乎行經將絕之時即經期欲斷而尚未斷之時爲疲乏即所謂過渡時代斯時必需加意調護使其身體強健則此後必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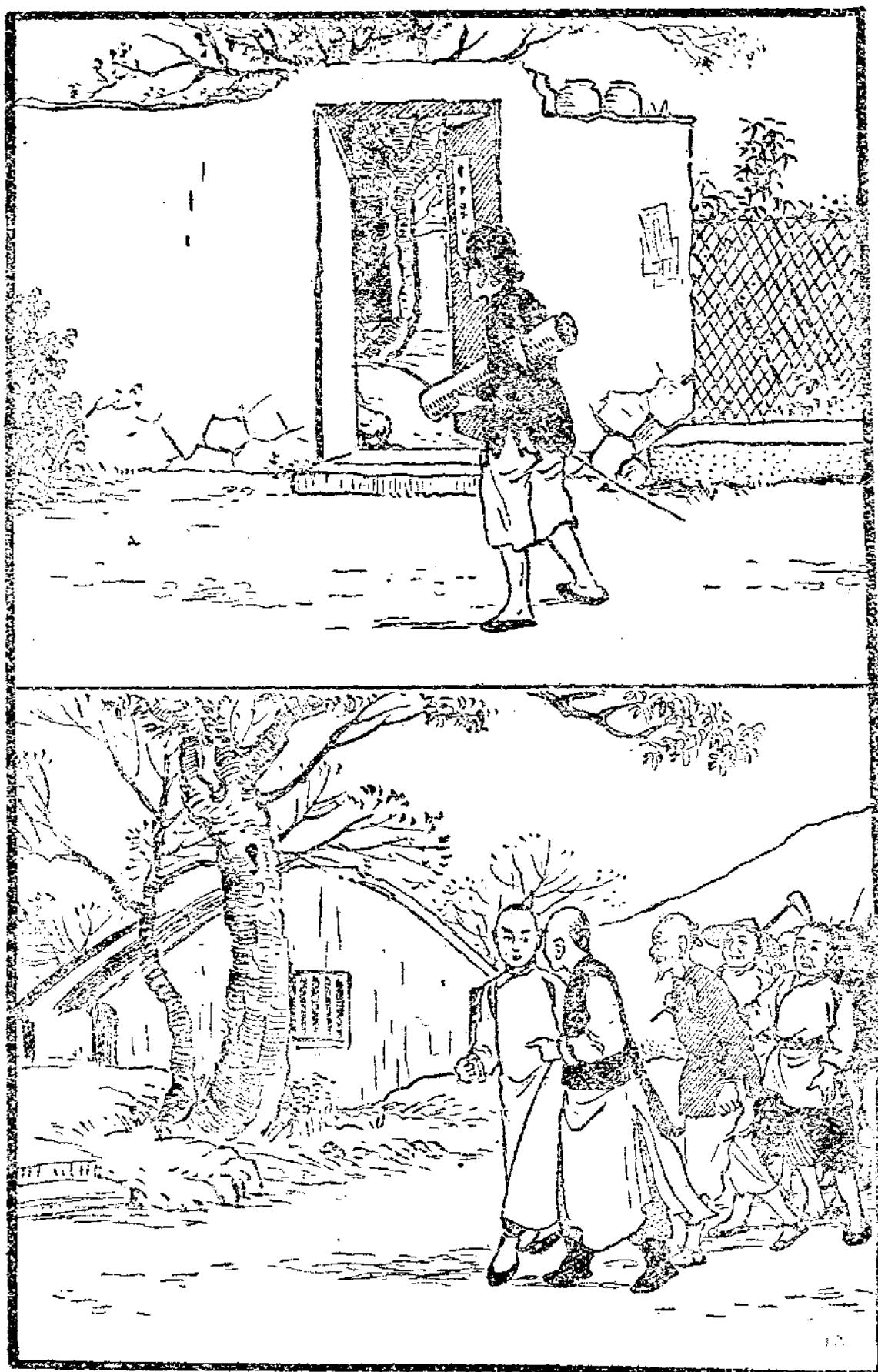


印須寄一明信片至以上所列地址原班  
除是也此時爲婦女者往往多病身體甚  
強壯也天下各處婦女在此三十五年之  
中由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之功力  
而得平安之幸福於以上所述之時期  
者已不可勝計矣蓋是丸能速生新血  
使血潔淨有血輸入血管滋補惱筋使  
各部強健有力故而見效如是神速也  
卽如黑龍江省龍江縣行政公署張卓  
午先生令堂之證書足有價值矣張君  
來函云家慈因幼年操勞過度以致身  
體日孱百病乘虛而入民國四年隨家  
大人至青岡縣任所又因水土不宜病  
益加劇屢延良醫罔奏效果時有友人  
歷舉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之功用  
見告當卽購數瓶按法試服疾日見瘳  
自茲每飯必服從無間斷風指時越七  
年歷經三縣非特今昔氣色儼如兩人  
而體質康固宿疾居然若失矣追溯源溯  
流大家慈今日之強健豐饒何莫非韋廉  
士大醫生紅色補丸之所賜歎感交  
集無以爲報茲特專函鳴謝並附上家  
慈小照一頁維希督收刊登是爲至荷  
閣下之令堂或尊夫人或令姊妹等患  
有婦科疾病卽購服韋廉士大醫生  
紅色補丸切勿遲延或閣下自覺精神  
不濟身體衰殘或患溼骨痛或因血虧  
腦痺所致各症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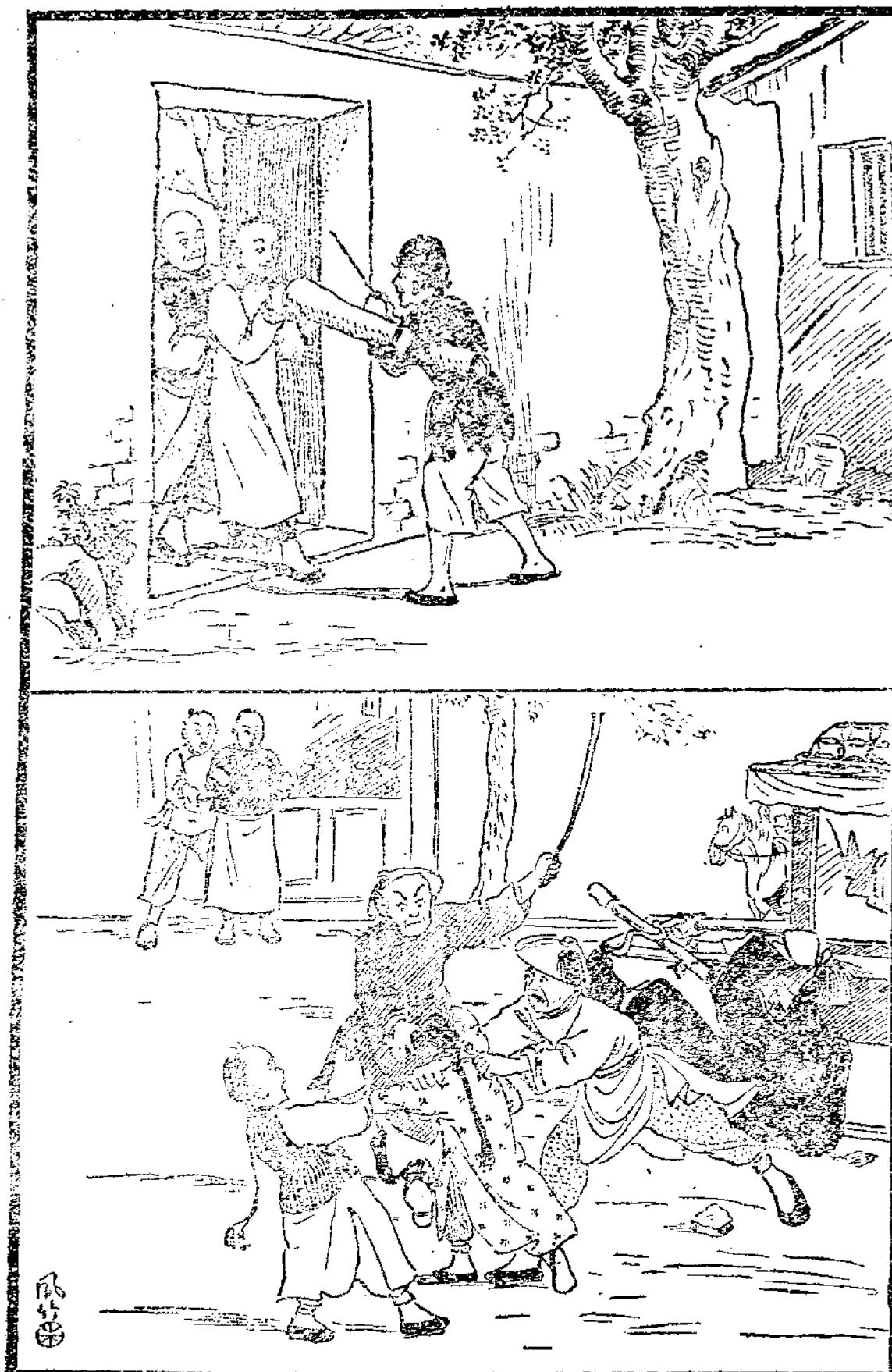
下均當亟爲試服紅色補丸可也。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向上海江西路大洋一元五角每六瓶八元郵力在內。

郵送不取分文

第十二回 跛叫化積怨找仇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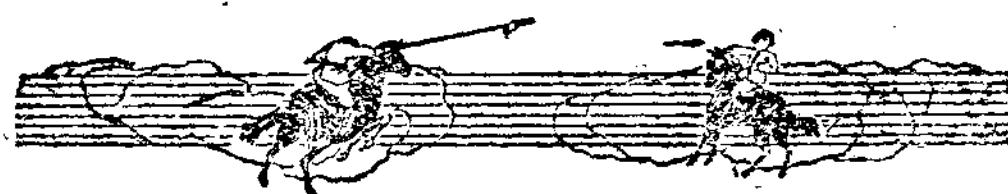
第十二回 小童生一怒打知府





的學生學問極其淵博。二十二歲就中了進士。羅慎齋極得意。他看待和自己兒子一般。二哥向曾賢年紀比樂山大兩歲。就由向閔賢教着二人讀書。這時曾賢十歲。樂山八歲。八股文章都成了篇。并做得很好。向閔賢便帶着兩個兄弟去考幼童縣考的時候。曾賢樂山都取了前十名。在平江縣應過縣考。就在岳州府應府考。那時岳州府的知府是一個貪婪無厭見錢眼開的捐班官兒。投考的童生們不送錢給他。無論你有多大的學問。莫想能取前十名。這知府在岳州任上照例是富厚之家的子弟。接着財產的多少定這前十名的次第。巴平臨華四縣。有才無財受了委屈的童生們。會起鬨鬧過一次。無奈知府的神通廣大。一些兒不會鬧出結果來。向樂山家裏貧寒。兄弟們又都仗着有一肚皮的學問。一則無錢可送。二則不屑拿錢去買這前十名。所以發

出榜來。前十名仍舊是一班闢人的子弟佔了。在曾賢樂山兩個年紀輕名心淡就沒取得前十名。也不覺得怎麼難過。惟有一般懷才不遇的一個個牢騷滿腹和向閔賢有交情的都跑到向閔賢寓所來。爭着發出些不平的議論。其中有一兩個性情激烈的。酒酣耳熱就狂呼。像這種知府應該大家去將他打死方能替我四縣有才的童生出氣。這幾句醉後狂言說出來不打緊。向樂山在旁聽了。小孩子的頭腦簡單。就以爲這種知府是不妨打死的。當下也不和他大哥說。祇將他二哥向曾賢拉到外面悄悄的問道。剛才他們那些人說的話。二哥聽了麼。向曾賢道。他們不是罵知府嗎。怎麼沒聽得呢。向樂山道。他們都說這種知府應該打死我們兩個何不去打死他又可以替四縣人出氣。又可以顯得我們兄弟比別人家強。向曾賢的性格和向樂山差不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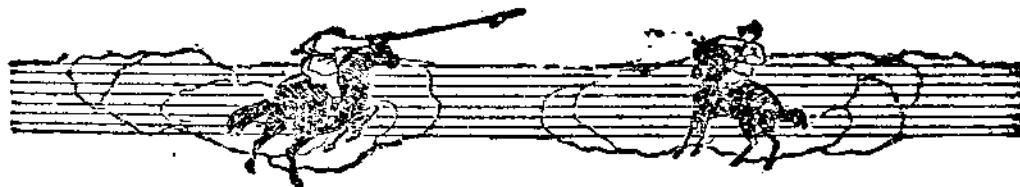
都是膽量極大。一些兒不知道畏懼。便點頭答道。去打他沒要緊。但是他住在衙門裏面。門房不教我們進去。如何能打得他着呢。向樂山道。我們進去打他嗎。那怎麼使得。我們站在衙門外面等他。他出來打我們面前經過。我們就好動手了。向曾賢搖頭道。不行不行。他出來總是坐轎子。四個人抬着。前前後後還有好多人同走。我們祇兩個人。又沒有兵器。那裏打的過他們人多。不是白送給他們拿住嗎。向樂山笑道。二哥怎麼這般老實。他坐轎子。又沒有門關着。轎子兩邊都是玻璃。一打就破。他們若知道我們站在那裏。是去打知府的。有了防備。我們就打不着。得白給他們拿住。出其不意的去打他。他坐在轎裏。不能避讓。一石頭就打個正着。我最會打石頭。又打的遠。又打的中。我兩人手裏。一人拿一塊石頭。祇等知府的轎子一出來。對準轎子裏。兩個石頭。一

齊打去。打在他臉上。就不死也得受傷。向曾賢連連點頭道。這法子倒也使得我們去和大哥說。要大哥也去一個。他的力比我兩人大些。向樂山慌忙止住道。使不得。大哥知道了。決不肯教我兩人去。二哥還想他也同去嗎。這事祇我兩人去做。甚麼人也不能給他知道。萬一傳出了風聲。事還沒做。知府已有了防備。不是糟透了嗎。向曾賢道。不給外人知道可以。連大哥都不給知道。祇怕有些不妥。事後我怕大哥罵我。算了罷。我們不要去打了。向樂山不高興道。你胆小害怕。不敢去。就不要同去。我一個人去。也不愁打不着知府。不過你不去。不要對大哥說。祇算是你不知道。大哥決不會罵你。向曾賢道。你要去。我爲甚麼不去。好就同去罷。向樂山這才歡喜了。各人尋了一塊稱手的磚頭。同到知府衙門的對面。站着等候街上來往的人。也沒一個注意到他二人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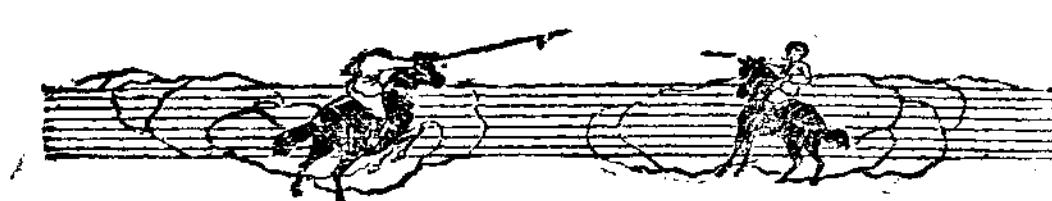
上。因二人都是小孩子。小孩子玩石塊。是件極尋常的事。誰來注意呢。二人等了半日。不見知府出來。悶悶的回家。過了一夜。次日吃了早飯。又同到昨日等候的地方站着。向閔賢以爲兩個兄弟。到街上玩要去。了。小學生平日受先生拘管的極嚴。一到了考試的時候。照例都得放鬆些兒。謂之暢文機。因恐拘管嚴了。進場文思不暢。所以曾賢兄弟出外閔賢並不過問。這日也可說是合當有事。曾賢樂山沒等到一刻工夫。那個倒霉的知府果然乘着藍呢大轎。鳴鑼呵道的出來了。向樂山用膀胱。挨了挨他二哥。教他準備的意思。轉眼之間。轎子到了跟前。向樂山舉起那塊半截火磚。隔着玻璃。對准知府的頭打去。祇聽得噠喇喇一聲響。玻璃破裂。那半截磚頭從玻璃窟窿裏。直鑽進去。落在知府的臉上。連鼻梁上架着的一副墨晶眼鏡。都打碎了。臉上也擦破了一

塊油皮虧得那知府的眼皮雖薄臉皮却厚這一點點浮傷不關重要。祇是這一驚却非同小可。口裏不由得大呼了一聲哎呀。接着用兩脚在轎底上幾蹬。一疊連聲喊拿刺客。向樂山見祇自己的一塊磚頭打去。曾賢的磚頭還握在手裏不敢打。急得望着曾賢跺腳道快打快打。向曾賢畢竟胆量小些。不敢動手。向樂山氣不過。一手奪過那塊磚頭。正待再補打一下。那知府前後隨從的人先聽得玻璃響。又聽得喊拿刺客。那敢怠慢。立時將街上行路的人順手抓了幾個。却沒一個疑心向樂山兄弟。還是那知府眼快。見向樂山從向曾賢手裏奪磚頭舉起來要打。這時轎子已經放下。連忙鑽了出來。欺向樂山是個小孩子。就自跑過來擎。向樂山也不打算逃走。不慌不忙的對准那知府的頭。又是一磚頭打去。正打在知府的肩頭上。隨從的人至此方看出刺客就



是這兩個小孩都跑過來拿向樂山大喊道兩塊磚頭都是我一個人打的與我二哥無干你們不要拿他向曾賢雙手把向樂山拖住說道我弟弟年紀輕他沒動手是我打的你們把我拿去就是知府一面揉着肩頭一面怒說道兩個都給我拿住看還有同黨的沒有當時走這一條街經過的人共拿了十多個知府不敢再坐轎子了也不再往別處隨卽步行回衙親自提訊這兩個小刺客向樂山不待知府開口卽高聲說道我是考幼童的向樂山因恨你貪財將府前十名都賣給有錢的人無錢的人便做得極好的文章也取不着前十名投攷的人人怨恨我忍不住特來打你我二哥不教我來我不聽二哥不放心就跟我同來他並沒動手你快把他放了知府見向樂山說出這樣的話疑心有主使的人一點兒不動氣反和顏悅色的說道你打的他打的都不

要緊。你祇說我貪財。把府前十名賣給有錢的人。這話你是聽了甚麼人說的。你說出來。連你也一同放出去向樂山道投攷的童生。人人是這們說。我兩個耳朵聽得不要聽了。也不記得說的人姓甚麼。叫甚麼。名字知府是一個奸猾透頂的人。見向樂山說話。這般伶俐。料知騙不出主使的人來。祇得暫將二人收押。那時正在太平世界。知府的尊嚴。還了得。居然有人敢去行刺。而行刺的又是兩個小孩。這事情一出。不到半個時辰。即哄動了滿城。向閔賢在寓所。不見兩個兄弟回來吃午飯。心裏正是有些着慌。一聽了這消息。慌忙託人去府衙探聽。兩個小刺客果是自己的兩個小兄弟。祇把個向閔賢急得走頭無路。四縣受了委屈的童生們。就無一個不拍掌稱快。反找着向閔賢道恭喜。說向閔賢有這們兩個有胆氣的兄弟。不但替平江人爭光。不少連巴陵臨。



湘華容三縣的正氣都仗這兩塊半截磚頭扶持起來了。向閔賢聽了這些恭維話，嚇得搖手不迭，不知是何緣故。且待第十三回再說。

冰廬主人評曰：此數回敘崆峒練氣二派積怨之由，並爲崆峒人物略張聲勢。如楊贊廷甘瘤子常德慶輩，亦有非常之才。然後於下文二派角逐時，方有奇文可寫。否則以卵擊石，人早知其不敵矣。安有奇文奇事，足供吾人之欣賞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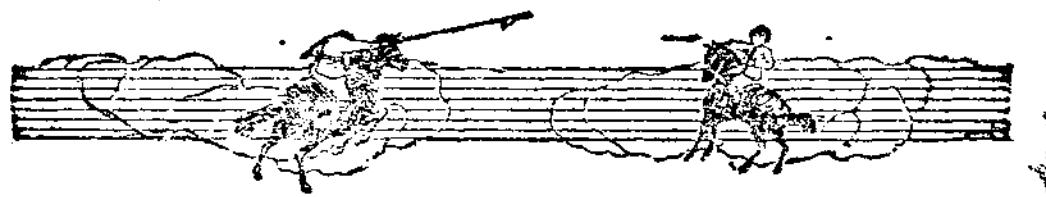
余童年稍諳弈法，輒與友對局，以消永晝。兩陣既列，車馬斯驟，子聲丁丁然。幾廢寢食，顧每戰輒北。而友則一局既罷，必推枰欲起，若勝不耐者。余哀之不已，始重整旗甲，然勉強之色浮溢眉宇矣。一日有客造訪，見方枰屏息側視，余屢屢北客哂曰：瞠臂安足當車輪。因自請與友角。友勉諾。日中布局，及夕未輟。友亦津津若有餘味焉。余乃

知才力相匹。然後可以言敵。余之弃與友相差懸殊。宜乎友之不屑對壘也。今讀奇俠傳而知向君蚤洞此旨。故于盛寫甲方之後。復從而渲染乙方。使均勢既成。乃信筆揮寫。則無往而非奇文奇事矣。

中段叙常德慶有意挑釁。說話語語尖刻。使人難忍。以明此次釁端之肇。非楊天池之罪也。

下半回入向樂山傳。樂山以垂髫之年。而具石擊知府之膽。真可與秦庭匕博浪椎。後先輝映。豈能因其童豎而目爲無知哉。

捐班官兒本不知文章爲何物。一旦主持考政。正苦無術論衡。得孔方兄代爲評次。確屬大公。四邑童生不自恨無財。而怨知府貪婪。亦可謂不達世務者矣。



# 端陽新開篇

天棲

程瞻廬



## 一真一假

程瞻廬

詔光佳節又端陽。榴火初紅梅子黃。  
蝴蝶悠悠鳴野闊。蛙聲閣閣鬧池塘。  
日移小院花魂靜。風暖綺窗柳線長。  
欲把那端陽韻事般說。兩語三言話怎詳。  
試看家家門貼鐘馗像。喫鬼何曾喫得光。

素絹彩絲繪蘭虎。樟丸檀屑製香囊。  
清香蘊葉重重裹。角黍黏牙美味當。  
芷焚來辟穀惡。香

財主童薰天的出殯日期。一天逼近一天了。在這幾天以內。許多和尚道士、樂工、扛夫、以及擺陣、打傘、提燈籠、捧花圈的人們。個個把頸子伸得和絲瓜一般長似這般的大出喪。靠着死人生活的。（死人生活、四字奇）端的不在少數。吾不暇細細描寫。只提起一位畫家苗師雄。一位文學家庾慕經。（苗師雄者。描死容也。庾慕經者。訣墓金也。）

苗師雄和庾慕經都是童薰天的門下清客。從前薰天在世時。他鋪都在這裏掇肥臀。捧熱屁。因此很受薰天的信用。薰天臨死的當兒。囑咐他兒子小天。我的遺容要苗先生畫的。我的行述要庾先生做。

端陽新聞篇

一 真 一 假

二

烟裊裊滿中堂。更有那菖蒲和入雄黃酒。却病延年飲幾觴。只可惜競渡龍舟今已渺。更誰吊當年。

屈子踏波鄉。憂國傷時抱孤憤。蒼茫雲水黯三湘。而今是戾氣毒。氛遍大地。兵戈水旱儘災荒。這邊是越貨殺人多劇盜。那邊是販烟運米有奸商。這邊是鬼蜮技能。工搗亂。那邊是虎狼牙爪慣猖狂。贏得有心人太息。愁看國事正。可歎的南北終難繩統一。可怕的洛下吳和關外張。可憂的

的。他倆都是我的熟人。我的聲音笑貌性情習慣他倆都深知其細。畫的遺容做的行述一定合着我的意思。小天聽了當然諾諾答應。沒有話說。

且說師雄捧着薰天的遺照。回到自己畫室裏面。破費着幾天功夫。竭力描寫。他想這幅遺容畫就了。至少也要索取幾百元的酬金。諒來小天爲着老子的遺囑分上。當然不會吝惜這筆酬金。又想會畫遺照的車載斗量。何可勝數。爲什麼薰天遺囑偏偏指定着我呢。我可明白了。他在世時。這張鄙吝齷齪的面孔委實有些難看。知道我筆有化工暗暗的託。我彌縫他的缺憾。這有甚麼煩難呢。畫家的造。一下子那便可以彌縫缺憾了。他的眼睛和鼠眼一般。照這麼畫了。不好看。我替他換上一副點漆也似的慧眼。他的鼻子和鷹嘴。一

新舊債臺高百級。可羞的外交失敗。利權喪。可怪的政學風潮頻起。伏。可悲的工商慘敗。忒荒涼。更可恨。軍閥爭權。頻激戰。自殘同種。沒心腸。破碎中原。猶逐鹿。腥風血雨滿沙場。偶然千萬冤魂化厲鬼。試問艾旗蒲劍。怎能防。到不如弭戰息。爭順衆意。愛民保國。發天良。庶幾乎妖氛蕩滌。致禎祥。

這幅遺容畫成。又細細的看了一遍。果然畫得很好。目有神光。面無俗骨。廣額豐頤。口方鼻直。添上這纏綿清瘦的美髯。益發神清氣爽。望而知爲不凡的人物。休說挂在真容亭裏。可以令人起敬。便是掛上麒麟閣和凌烟閣。誰也不說是古之英雄。今之豪傑。師雄越看越得意。便捲了這幅畫稿。徑往童小天家裏來討取酬金。

再說慕經握着一枝筆。坐在書室裏面。破費着幾天功夫。做這篇童薰天先生的行述。他想這篇行述做好了。至少也要索取幾百元的

榴 姬 小 傳

一 真 一 假

四

榴姬安氏。其先爲西城人。隨張騫入關。遂占中國籍焉。母海氏誕姬之夕。紅光燭天。隣里疑有變。爭相趨訊。聞啼聲。羣疑盡釋。且爭異之。謂是兒。他日必有奇遇。及長。明鑑若天半朱霞。耀眼欲炫。居恆喜御絳紗衫。繫紅羅裙。踏朱履。持赤羽扇。冠紅心草冠。坐紅牌汽車。馳騁於芳草芊綿綠樹扶疎之處。朱碧相映。自成異彩。人戲呼之曰紅人兒。或爲賦萬綠叢中一點紅之句。贖贊稱道其美。大腹賈金銀。花聞之。破其慳囊。出其詭計。攫爲姬。

酬金。諒來小天瞧着老子分上。當然不會吝惜這筆酬金。又想會做行述的車載斗量。何可勝數。爲什麼。薰天遺臭。偏偏指定着我呢。喎。我可明白了。他在世時。這一部稀臭不堪的歷史。委實不可細說。知道我筆有化工。暗暗的託我。彌縫他的缺憾。這有甚麼煩難呢。文學家的一枝筆。會寫鬼魅也會寫聖賢。我只把他原有的歷史。在筆尖上。改造一下子。那便可以彌縫缺憾了。他是胸無點墨的。照實寫了。不好看。我只說他好讀書。一目數行。他是愛錢似命的一個銅元。看得似風車一般。大我只說他輕財利。好施與。貧民仰之如父母。他是結納官廳的。平日包攬詞訟。仗勢欺人。人人都罵他是童剝皮。我只說他是救人之急。濟人之危。有朱家郭解之風。他的家庭穢史。是很多的。娘太太辦上了戲子女兒。跟着馬夫逃走。我一概不提。只說他家庭之內。整齊嚴肅。內言不出外言。不入足爲鄉里模範。寫到這裏。

侍置之房櫨蓋金寶艱於子嗣知櫧  
姬有宣男相故不憚巧取豪奪以遂  
其願也無何子姓蕃衍慶叶螽斯賀  
者繪百子圖以獻姬寵益專而石家  
姑子酷勁大發致姬不能安遂引去。  
金賈思之切爲築榴環臺以冀其歸。  
而姬方漫游福州之東山遇樵者於  
洞天深處歎曰此絕好避秦地也因  
以花贈樵者囑其歸別妻子來此借  
隱旣而樵者迷途不復至姬乃獨居  
造金櫻酒味甚醇烈中山千日酒無  
以過之每歲端午節菖蒲花發艾葉

我益發成全了他把聖經賢傳裏的許多好話一古腦兒都納入這  
篇行述裏罷……庚暮經大大的費了一番精神才把這篇行述  
做就又細細的讀了一遍果然做得很好用着十二分恭維的筆墨  
把這童薰天先生說得仁義道德真個是古來罕有今世希聞休說  
不愧是個鄉里善人便是從祀文廟的先賢國史館列傳的大人物  
論他們的所作所爲也不過是這般模樣慕經越讀越得意便袖了  
這篇行述徑到童小天家裏來討取酬金

慕經走入童宅恰逢師雄從童宅走出彼此點了一點頭兒慕經老  
大的詫異原來他瞧見師雄的面孔和往日大不相同又像是哭又  
像是惱又像是惶恐又像是羞愧似這般很複雜的面孔端的是難  
畫難描（師雄但會描寫別人的面孔卻不料自己的面孔先已難

對戲園老板上條陳

一 真 一 假

六

人懸姬必出山一遊徧訪故舊藉度佳節聞今歲擬由紅花埠赴海上將

下榻於世界書局之紅屋中招紅雞

誌編輯同人共賞天中以觀競渡云

容夫子若有不豫色然敢問何謂也（文學家口中宜乎咬文嚼字）師雄歎了一口氣道体要提起提起了懊惱煞人緩日和你細談再會再會說罷把手一拱沒精打采的走了

對戲園老板上條陳

獨鶴

中國戲園裏面真正可看的戲不過後面一兩齣其餘前面的戲全是敷衍時間而已與其這樣捉住看客在那裏呆坐許多鐘頭何不仿照影戲老子的熟人畫出來當然相像誰料他脂油蒙了心竊畫出一個胖

慕經揣摸不出甚麼意思橫豎見了小天自會知曉便徑到裏面去見小天才走入書房裏卻見小天躺在一張搖椅裏面滿腔怒容

嘴裏還一疊連聲的說豈有此理地上丟着許多碎紙好像是撕破的畫稿慕經深深的作了一個揖便道小天先生何事着惱不妨請道其詳小天約略欠身指着旁邊的一張椅子道庾先生請在這裏坐了我講給你聽講起來真懊惱煞人慕經便在旁邊坐了側着耳朵恭聽小天的說話小天一壁把椅子搖動一壁憤憤的說道苗師雄這個人真是混蛋我奉了老子遺命把遺容交給他畫只爲他是老子的熟人畫出來當然相像誰料他脂油蒙了心竊畫出一個胖

館的辦法。每夜（或是每日）祇演兩齣戲。却指定時間分兩次演。讓看客去了一班。再來一班。在看客方面可以比較的不受時間束縛。在戲園方面。一夜可以賣兩次滿座。生意豈格外好了。（並且可以少請蹩腳的角色。也省了開銷。）

凡是一個角色。總有人捧。捧的時候。無非喝采拍手。戲園老板何妨定個規例。凡喝采拍手都須於戲價而外。征收附加稅。譬如戲價一元。凡喝采或拍手一次。須納資一角。另外派了

### 對戲園老板上條陳

#### 一 真 一 假

七

面長鬚的人物。算是我的老子。我幾曾有這個老子來眉目。也不像我老子口鼻。也不像我老子鬚髯。也不像我老子這不知是誰家的。老子却把來強做我的老子。你想我氣也不氣。被我一時性起。把這幅畫像撕破了幾塊。休說沒有酬金還要結結實實請他吃幾下耳。刮子他見勢不妙。一溜烟便走了。庾先生你想天下有這麼的混帳東西。該打。不該打。呢。慕經嘴裏諾諾。心頭却勃勃的跳個不住。暗想我做的一篇行述。正和師雄的畫稿犯着同病。也是把不知誰何的老子。強算他的老子。他若板起面來。把方才斥罵師雄的話前來罵。我把方才要打師雄的手前來打我。這便怎樣。師雄是個前車之鑒。我不如藏起這篇行述。免得捱罵。捱打罷。

慕經正在那裏默默打算。小天忽然問道。庾先生。你做的一篇行述。想該好了。出殯的日期很近。這篇行述要趕緊去印刷。隨着計聞。同

對戲園老板上條陳

一 真 一 假

八

稽查有漏稅的倍罰。這筆進款總算起來一定不少。

如今戲園子裏生意好起來。往往賣臺座。但臺座都限於男子。（女子坐在台上看戲的，從未見過。）這事情很不對。以後大可改良一下子。凡是台座祇賣女客。（而且祇賣年輕的女客。有年老而必要自認爲年輕者聽、橫豎老太婆不比老頭子沒有鬍子等記號的。）價錢須加三倍。我們一定要爭先的買台座了。爲什麼

時發出萬萬不可延緩。慕經。吞。吞。吐。吐。的說道。做是做好了。只是小天道。做好了。便取出來看。慕經慢慢的從袖裏掏出這篇文字。雙手送給小天道。只怕做得不好。小天笑道。庾先生太謙了。你是很漂亮。做出來的東西一定合意。不比苗師雄這混蛋鬼摸了頭腦。庾先生。你且把這篇大作講給我聽。慕經益發慌張。不知是禍是福。先把第一段文字講給小天知曉。講的是薰天幼年時代怎樣的生性。聰明。讀書。善悟。講時聲音有些發顫。常常偷眼去看小天。要是他伸手打人。便準備着拔腳奔跑。卻見小天和顏悅色不住的在那裏點頭。慕經的膽子便壯了。又講第二段文字。講的是薰天怎樣輕財好義。濟弱扶危。每逢水旱偏災慷慨解囊。唯恐不及。救活災民。何止萬人。卻又有功不居。向人深秘其事。常說陰德和耳鳴一般。只該自己聽。得不該給別人知曉。小天聽得出神木魚也似的扯開了這張嘴。慕

呢。目前那些女客，名爲看戲。其實他們的目的，都是要跑來給人家看。所以往往穿着奇奇怪怪的衣服，做出扭扭捏捏的身段。幾乎要和台上的花衫比上一比。索性請他們上台去。給大家瞻仰瞻仰。豈不狠好。

戲園裏面若有法子安放着衣鏡梳粧台。供女客使用。另外收費。包你生意大好。因爲常有那些女客。一進了戲園。剛剛坐定。便忙不迭的從身邊摸出小鏡子。小木梳。粉紙三件東西來。把頭髮梳個不。把面上擦個不。

經益發膽壯了。又講第三段薰天怎樣的熱心愛國。第四段薰天怎樣的治家有法。第五段薰天怎樣的無疾而終。臨終的當兒病室裏。忽聞旗檣馥郁半空裏。隱隱有仙樂的聲音。小天連連拍手道：做得很好。做得很好似這般的文章才合着老子的意思。怪不得老子病重時。定要你先生替他做行述。當下又問慕經要多少酬金。慕經道。論理呢。這篇文章一字酬一金也不爲過。可是尊大人在時。和兄弟是道義之交。不好過索重酬。這篇文章。攏總一千餘言。半價取酬。每字半金。小天先生以爲何如。小天道也。好。當下吩咐僮兒。開了鐵箱。取出五百元鈔票送給慕經。慕經歡天喜地的道謝而去。

過了七八天。童宅大出喪。喚動了多少看客。一切儀仗應有儘有。前後銜接。足足有兩三里的距離。單就祭文。輓聯而論。也不下有一二百件。祭文。輓聯裏的說話。都是根據着這篇行述歌功頌德。無微不

對戲園老板上條陳

花謝了

一〇

止大約他們生成了一樁脾氣。是要到戲館裏來梳粧的。有了着衣鏡梳粧台。他們就格外便利了。若再用個

梳頭娘姨。隨時伺候。尤其大妙。

闊的女客。一進戲館。必定附帶着金茶壺、金水煙袋。或是噴銀熱水壺之類。面前擺得滿滿的。祇嫌地方狹窄。不般陳列。我想若然每一個包廂內。

安上一架玻璃廚。(也另外收資)給他們陳設器皿。大約他們一定要把古董玉器金銀器皿。一起拿來擺闊。

(這樣一來。戲園的包廂成了銀樓

至可是真容亭裏的遺容。却不是師雄的手筆。是一幅放大的鉛照。確確整整是薰天在世時的真面目。(感慨不淺)

\* \* \* \* \*



花謝了

胡寄塵

和大洋貨店了。有幾個或者連全副嫁妝也要搬得來哩。

我是一個公園裏的園丁。鎮日價的生活除了種樹灌花以外便是憑著一雙冷眼旁觀那來往的遊人。

有的如雙飛的蝴蝶。一對對攜手同來。有的如採花的蜜蜂。雖也在花叢裏討生活。却只是單獨一個人。自來自去。好不寂寞啊。

我記得去年這時候有一對青年男女在這一株碧桃花下談話。喁喁私語十二分的親密。我究竟是局外人不便以第三人的資格參入他們的談話。會至若躲在一旁竊聽。那更是不道德了。所以他們談些甚麼我不能明白。

胡家宅中阿木林漁色爲業。沿途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楊梅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紅球鮮美綠葉纊紛。木林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林之極端。便得一園。園有小門。彷彿若有光。便放船從門入。初極狹。纔通人。復行。唉。這是甚麼光景。

數十步乃有衙堂屋簷低矮門戶儼然有騷聲浪氣婦女之輩一聲來噓先後相聞其中塗脂抹粉描頭畫角

悉是賣淫大姐娘姨並忙忙碌碌見

木林乃大喜不問何來邊拉之硬拖回家倒茶裝煙相待老撾聞有此人

暗暗歡欣自言吾輩避巡捕眼拚命一天一天的過去我也忘記了這兩個人如飛一般快的光陰拋擲著人們而去警眼已過了一年又是今年的早春時候

殘雪初融春冰已解可是那樹木還沈沈地睡在夢中公園裏冷清清地除了幾樹梅花而外其他還都是枯枝禿棘却是去年在碧桃花下徘徊的青年男子又來了他去年來時是兩人同來今日來時頑俊（不擇美醜也）此人徐徐焉給以銀元皆喜歡餘妓各復拉至其家各薦枕席停數日乃辭去此中人語便是此處好像他的足跡還分明可以尋得著徜徉了一回才慢慢

春光覺得有無限的快樂充塞宇宙游人卽沈浸在快樂之海中不知道世界上再有可憂悶的事

不。多。一。刻。他。們。出。園。去。了。園。裏。的。游。客。紛。紜。誰。人。不。賞。鑒。這。可。愛。的。

云常常來白相相也該出得奇疾周

身潰爛毒氣攻之詣醫院見大夫說如此大夫立出藥治其症於事無濟遂死永絕生路南翔劉思雞登徒子也閉之欣然往嫖未幾尋病終後尚有問津者

的去了

再過幾日春光漸漸的深了楊柳枝頭都含著些綠意碧桃花也差不多要含葩待吐公園裏也漸漸的有人來了這青年男子又來了。一回仍是垂頭喪氣的在碧桃花下立著片刻一言不發的去了。

再過幾日春光濃了公園裏的各種花卉都盛開起來那一樹碧桃花也開得極爛漫游蜂浪蝶結隊而來公園裏便覺得很喧鬧這青年男子又來過一回他初來的時候臉上還含著笑容但是才走到碧桃花下已現出一種驚疑的神色來笑容立刻沈沒了停一回又慢慢的恢復原狀來但是不久又漸漸的變爲愁容我在這時候剛巧有我的事不能再看他的究竟不知他幾時才出園去的

再過幾日春光殘了爛熳的花一天稀少是一天碧油油的草和綠

紅雜誌第三十六期載贍廬君得自倒馬桶阿三手之「新香軒詩

沈沈的葉子一天多似一天日光也漸漸的熱烈起來做出一種初

草一如千首蘭史讀之齒頰留馨。  
鑿節歎賞殊以未窺全馬爲憾。（

濟羣按以上三句非蘭史原稿斗  
胆竄易君決不以爲搪突也。）（

馬字亦較豹字爲切當）茲自坑

三姑娘手復得「紅馬桶上女詩

人詩稿」一卷卷首署曰「新香

軒主人」云係發自廁壁想亦孔

安國古文尙書類耳（濟羣按據

突古人罪過罪過）惟蘭史謗陋

不辨真僞當世不乏鄭馬當能索

諸牝牡之外或不至貽指鹿之譏。

夏的神氣游人漸漸的稀疏了却是這個青年又來了。——回最奇怪的事他每次來時總是立在這株碧桃花樹下。

我從來沒有聽見他說過一句話直至這時候才聽見他深深的歎了一口氣道「唉花謝了」說了這一句却又沒有下文但是這花謝了三個字已能表出他無窮無盡的傷心來。

又過了幾天我們公園裏的池塘裏發現了一個男子屍身是在水裏溺死了的留下來的絕命書只有自殺二字也沒有姓名職業也沒有自殺的原因旁人都不認識他是何人草草的將他殮埋了事。

但是我認識他他便是前幾天在碧桃花下說「花謝了」的那位

青年。

唉花謝了。

也。

偶成

倚馬奇才未敢誇。半生歲月此中賒。  
牢騷下洩桶中去。綺思吟成十樣葩。

早起小遺

檀郎醒問儂。夜雨何其濃。水缸想已  
滿。破曉猶淙淙。

儂向檀郎說。天晴佳氣濃。阿儂坐馬。

桶尿急自淙淙。

檀郎又問儂。朝晨甚麼風。何其吹得。  
緊鐵馬。響丁冬。

廿一夜飯後。他把雜記簿塞入懷中。走到明亮的街上。見行人正非常熱鬧。忽然有人叫道。鮑君鮑君。此人若不來拉他衣袖。他也一定不當是叫他自己。要走過了諸君。待我先來介紹。他叫做鍾傑良。並



途中人

徐卓呆

傑良留心着室外向堂倌道。此人常常到這裏來的麼。堂倌微笑着。答道。時常來的真是一位很好的客人。傑良將酒杯輕輕放在桌上。又反復起方纔的記憶來了。

＊　＊　＊　＊　＊　＊

桶尿畢自丁冬

塞帷笑撫阿郎胸。儂自清晨出早恭。  
恨煞昨宵忘解手。累郎疑雨更疑風。

春遊雜詠

整裝上火車

檢點行裝向站趨。別無常物免征轍。

詩箋草紙隨身帶。馬桶交將行李夫。

(火車站夫役云馬桶須打行李票。)

火車站

阿儂心事有誰知。急煞登坑一洩之。  
借問出恭何處去。站夫笑指隔疎籬。

儂刻不可離之紅馬桶。已爲夫役

不姓什麼鮑。回頭看時。見是一個風采極好。年約二十八九的男子。向他殷勤招呼。傑良問道。你是那一位啊。此人不便他有一刻兒空隙。搶着說。久違了。一向身體康健麼。總想奉過來拜訪一下。不可實在疏遠。既久竟少。候得很……老實說。我覺得有些怕。被人看見面孔。啊做那不要臉的事。也是出於萬不得已。此人一種謙敬的言語。態度傑良。弄得莫明其妙。只是無意識的口中是……亂應無奈。其時路上行人非常擁擠。背後的人推上來。竟把自己的身體幾乎要撞到此人身上去了。傑良更覺沒趣。打算早早避開這裏咧。便啓口道。你莫非認錯了人……此人又立刻說。本來在這幾天想登門道歉了。已往之事。要請包涵。我們這麼立着談。有些不方便。一同走過去好不好。還可以暢談咧。傑良實在大受其累。還沒表示同意與允許之前。此人已把身體變換方向來。並着肩催促自己步行。

將去，遂致欲用而不得用。始悟夫役之促狹，亦恨事也。幸離邊有女廁所，不則出恭事尙小，做詩事大，不將儕事乎？

### 女廁所

沉吟低首獨周詳，未必嗜痴似老娘。  
(廁上先有一人在低首作苦吟狀。其實伊人便祕，非吟詩也。)馬上相逢無草紙，送將半頁亦何妨。(伊人未帶草紙，借於余，即分半張與之。)

### 車中

長途漫漫發詩思，車上何妨借馬騎。  
恭喜在從前的地方，麼辛苦得很啊！每天與一班不明事理的人交。

了。其時傑良覺得不能再說他詭錯，人咧只好還是乘着路上行人混亂在人叢中把他撇開了。沒有他法了。暫時很不高興的走着。然而極不容易離開此人。後來走到一家菜館門口。此人便對着傑良說。冒昧得很。今夜千萬給我一點兒面子。不用客氣。請進去罷。謙讓。起來人家見了要笑的。說時繞到傑良背後。攔住退路。事到其間。傑良也無法逃避。只得踏進去了。此人很高興的問道。空着麼？好一點。的房間有沒有？於是堂倌很殷勤的領到這室內來。電燈照得很亮。傑良一坐在這紅木的椅子上。看看自己這種寒酸的服裝。很覺羞恥。到這種地方來在他近來的生活上實在真不知要幾年輪得到。到了。你千萬別客氣。一拘束我反而不安何必如此呢？你現在還是。

(見火車上亦有馬桶) 鐵桶底穿  
尿灌遠 (馬桶係鐵製無底一場尿  
灑及數里故云) 機輪疾轉屎稽遲

遺失詩稿改唐詩一律

詩稿已隨馬桶去此地空餘馬桶留  
(儂有詩草一卷時在馬桶上翻閱  
前日忽不翼而飛遍尋不得) 詩稿  
一去不復返紅光鎖日自悠悠 (紅  
光紅馬桶之光也) 細聲的歷沿邊  
瀉餘響丁冬兜底投倒馬阿三何處  
是 (倒馬阿三卽倒馬桶阿三也詩  
草或係被彼竊去) 盤桓馬上使人

接其中質地惡劣很費手腳的人不是甚多麼此人的口氣很向傑良表同情其時堂倌把香噴噴的酒菜搬上來說話就此打斷美味的東西流入傑良喉中時他心裏已鎮靜得多自己要聲明他懷認了人使他失望這機會早已過去了又想不要是我的舊朋友自己想不起來了麼不料心裏又覺得還是隨隨便便別去想他罷眼睛只是注射在逐一搬來的菜上並且連飲了幾杯酒竟漸漸與此人親近起來咧到酒性使傑良微醉時此人留着傑良在內出去打電話了||

香 軒 詩 草 补

堂倌說先生呆想着什麼傑良一聽得聲音方始驚醒似的抬起頭來堂倌笑著傑良慌道沒有什麼說時又拿起酒杯來眼睛看到桌隅此人帶來的東西上去是一只黑色皮包與幾張雜亂折疊的報

愁。

含犀霏玉軒筆記

律西

△疑心生暗鬼

汽車夫顏裕生。本業洋貨。近聞開駛。汽車所入甚豐。乃改業焉。學習三月。領得開車執照。備於某巨室。一日御其主人赴某餐館。停於門外以待時。各種車輛停者櫛比。顏聞有同業數人。閑談。甲曰。近來何久不見馮五兄。

紙傑良無聊已。極又打算吹散這奇妙的雲團。氣便把報紙取將過來。但是也並沒有要在酒席上看報的目的。不過做得像。看着報。拿來。敷衍這空隙罷了。漫然把視線移入本埠新聞上去。一段很短的新聞。倒引起他的注意來了。這是某證券股票公司被人用巧妙的手段。騙去二萬元。犯人還沒捉到。傑良宛如報上這犯人要來搶他面前的酒杯去。一般睜大着眼睛。一字一字的細細讀著。忽然心頭一跳。呼吸也幾乎停止了。其時庭外有足聲。此人回來咧。又很快活的舉着杯子。暢談起來。傑良一壁點頭。一壁用銳利的目光。細看此人容貌風采。更深信一定不錯的了。年約二十八九。身上衣服華美。鼻架金絲眼鏡。一樣樣都符合啊。這種聰明似的面孔。實在含有奸惡意味。既是這裏的老主顧必定水也似的用錢的了。最可怪的是他話中有話。說什麼「怕被人看見面孔」「不要臉的事」「道歉」

耶乙曰汝爾不知耶彼已爲鬼捉去矣甲曰租界之上安得有鬼乙曰彼曾在拋球場因開車不慎撞死一人到公堂後馮善於辯論僅罰洋三十元方自慶無事矣不意此人之鬼竟隨之至家索命或嗚嗚哭泣或拋擲砂礫終夜騷擾不休馮家人允爲誦經超度鬼仍不去曰吾將訟之冥間馮五竟因此得病而死諒赴閻羅王人已餐畢而出乃急登車風馳電掣而去是晚顏自思吾自學習開車以

「包涵」這些話決不是普通的話其中定有祕密當他犯過什麼案子的人看待也不過分但是他有什麼目的要請我吃呢欺詐犯人所畏懼尊敬的定是裁判官或偵探或警察了不錯他方纔說「每天與一班不明事理的人交接其中質地惡劣很費手腳的人很多」這是他指自己同黨的人而言恐怕把我誤認爲偵探了稱我鮑君定是偵探的姓了我這觀察何等厲害啊前天有人對我說你近來頭腦很模糊真不對我此刻理路井井有條不是頭腦靈敏的證據麼於是眼睛中充滿了好奇的光彩問道你近來做些什麼事此人被我一問大爲恐慌答道依然在危險中度日總算居然能夠不致失敗昨天大大的做了一筆所以可以舒服好久咧傑良又問道到手得很多麼他說只有這一點說着伸二只指給傑良看傑良胸前亂跳卽道你發財却是很好不過一想到失去錢的人心裏

來亦曾誤撞二人。其中一人爲老婦。血肉橫飛。狀尤可慘。鬼豈能恕我耶。自此行動坐立。常若有鬼在其左右。不勝憂懼。竟得狂易之病。日漸危殆。醫巫並進。訖無小驗。一日有同業來。視疾。詢知得病之由。笑曰。此症吾能治之。乃往喚甲乙二人至床前。謂顏曰。昔日之談。君未聽畢。其詞耳。蓋有某丙者。與馮五爲近鄰。寶親見馮五之死。由於宿娼染毒所致。所謂鬼物。爲祟者。乃鄰家小兒偶爾游戲以致。訛傳耳。清天白日。安有鬼物。吾等是。

如何。你就覺得你這職業太殘忍麼。此人急忙搔搔頭。答道。我也很想早些脫離了這罪惡的生意。做些規規矩矩的職業了。不過我。此外也沒有什麼相當的本領。說罷。微微笑着。傑良也沒有再說的勇氣了。自己的觀察。既這麼下了一個確實的底稿。便頓時黑雲似的恐怖與焦急。在胸中湧將上來。又想像到偵探們獵犬似的嗅着他那足跡。不要立刻就聞進來。捕捉他麼。不禁渾身戰慄了。到那時我無論如何辯解。也不能不受共犯者之嫌疑。於是腦中又聯想到那監獄中囚人的姿態來。急急說道。我忽然想起一件事情來。萬萬不能不去。叨擾得很。只得告辭。咧。傑良的口氣自己也覺得說得很狼狽了。慌慌張張立將起來。此人呆着道。還早啊。既有貴幹。那也不敢強留。於是送他出來。走到門口。忽然牽住傑良的衣襟。道府上都好處回府後請代言候。候再會罷。此人似乎很有意的說着。傑良無

日談畢。早一笑而罷。不意累君至此。  
也。顏聞言。疑懷蠱。釋其疾。頓愈。蓋解  
鈴。須用繫鈴人。蛇影杯弓。自古有之。  
矣。

△畔

余初至南方。聞江浙人均呼躲藏爲  
畔。則亦隨衆云云。初不知其字應作  
何書寫也。後讀陔餘叢考。有一則云。  
吳音謂躲藏曰畔。陳後主造齊聖觀。  
當時民謠云。齊聖觀寇來。無處畔。蓋  
是字見諸記載之始。余因在萍社  
製一謎云。築壘雕樑。怕客窺。解鈴射

意識的點頭。糊塗塗。趕出門來。再時時回頭看看。兩足很急的走  
着。見背後沒有人影跟來。他方始如遇救一般。時候不早了。一輛電  
車疾馳而過。路上的灰塵。旋風似的捲將起來。他故意不乘電車。  
低着頭在人家簷下默默行走。想着自己方纔的輕舉妄動。好不可  
怕啊。無意中摸摸懷中。不意觸到一個紙包。一想是什麼啊。拿開。  
來借燈光。下一看。不禁立定了。原來是十張十元的鈔票。他頓時急  
得渾身冷汗。握着鈔票塞入懷中。時慌忙向四邊瞧。瞧有沒有什麼  
人看見。鈔票竟不是僞造的。胸頭一陣亂跳。暗道方才送我出來時。  
牽住我的衣襟。定是那時塞進去的。但是我拿了他怎麼辦呢。傑良  
罷。再一想。不好。這時候恐怕已經有偵探們踏進去捕捉了。我不可  
身入危境。傑良心頭很亂。毫無主意。低着頭只管向自己家裏的方

四子一句。燕人畔爲~~排~~勁秋先生揭去。

△竊影像

浙商王某家本寒微。孩提時怙恃並失。賴姑氏撫以成立。携之奉中使習商業。俾得自立。王在商界手腕靈活。不數年竟以投機暴富。雖已娶妻生子。而對於所生之名氏容貌均已茫然。歲時祭祀。但望空遙拜而已。每值歲除。見他家均出先人遺像懸掛供奉而已。獨無深以爲恥。乃託某畫師使以己意繪一三代圖。但求華麗壯

向走去。暗想我現在身邊居然有一百元了。這若是我自己的錢。那是在我這每月入不敷出養活一家五口的人也不致做一件新衣。要拔四五個月纔拔清咧。大可以製一身出客的衣服。兒子要入中學。也不用躊躇了。這種時候就可以打定主意替我老婆製一件時式的衣服。不行還是我的衣服要緊。不必去製給伊近來伊很把助。但是想想前年啊伊那妹妹梅姑來吃了我一年多飯。後來與附近惡少一同逃走了。我爲着尋覓。竟有三天夜裏睡不着我做這一家之主實在不是容易的事。何等吃苦爲着伊一方面真受過不少的累。不料伊忘却往事。反自大起來。不久總有一次要與伊大鬧。咧近來說我頭腦不好。無非強要減減我的晚酌啊。可恨可恨。實在傑良在家庭間對夫人很寬。無論什麼不快都把晚酌來解散。憤鬱

觀重酬所不計也。像成張之壁間。金碧絢爛。王意甚自得。會有友人來賀。年譜審再三。大訖曰。此寒家故物。何乃在此。蓋此友上年被縗。此軸亦雜古畫中同去者也。王亟往詢畫師曰。事誠有之。某日有寒乞兒。自謂家貧。擬以先人遺像易斗粟。吾以此物。本可改頭換面。且以其價廉。故姑留之。迨君以繪事見託。吾以憑空懸擬。殊苦不易。因即以此軸塗飾而進。初不旣。珠還於薏。已足不勝追究。卽請贍。

的。此刻伊要把這金錢移用在更有意義的事情上。不是占據着他心裏的一大半麼。他又暗忖。世上往往有一種義賊。奪了貪而無厭的富豪之錢。一齊分給窮困之人的恐怕此人也是屬於這一類的。麼。我要處分這一百元也。只有兩條路不能還。他便拿來活用前者。既危險而無意味。不如用後者。龍傑良這麼解釋着。但是從嚴正的。意味說來。他已不像月底從校中領了薪水回來那樣。有安穩的心地了。看他一見前面警察分局的燈光。他便由左面小路避開。就明白了。他一心想早早回去。兩足在黑暗的小路上。走得極急。對面又有了。警察走來。他更嚇了。難道看見了我。走這裏特地繞過來的。壓心。中只是充滿着妄想。兩足顫顫的行走。擦肩而過時。大約是自己胆小的緣故。覺得他斜着眼睛覬視我這皮鞋之聲。實在很刺激。傑良。興奮的神經。走過了五六步了。他仍沒有回頭去看的勇氣。從背部。

師另繪一幀向王易原物而去

## 吳語歌

曉廬

(一) 顯子唔篤啥事介

(註) 猶言干你們甚事也。介字

須讀平聲。

城隍廟前有個女妓娃。年方二八。一枝花短裙長襪。愛司髻。稱體衣衫。鉗扣斜襟上。揷枝墨水筆。脚上穿雙白繩布的高跟鞋。(合挨切)外表看來。很像樣。定是文明開通的新學家。誰

至後頭部像一齊麻木頭髮根根豎起來了。髮鬟背後就要有銳利的呼聲或是伸過一只大手來捉住我了。戰戰兢兢如履薄冰。但警察一步步的遠去。咧嘴道。早知這麼。担心倒不如把錢還了他的好啊。我若捉了去家中的妻子怎麼樣。這麼一想那三十餘年精勤勤直的空名譽竟像地上被人踏扁的洋鐵空罐了。其時手中之汗已黏住在鈔票上。再穿到大路上時。恐怖似乎減些。但是心跳耳鳴依然不止。又想這萬一此事被人家曉得了。報上登載出來。說什麼小學教師向人敲詐取盜賊的賄賂。那還了得。啊傑良覺得一刻也不能躊躇。還是立刻趕到警察署去說明理由。將錢交出去罷不行也。不妥。當倘使警官問我道犯人為什麼意思要送錢給你呢。我那裏回答得出。不是反要弄巧成拙麼。萬萬不能去。傑良正在胆怯恰巧回答得走過一所教堂門前。窗中漏出合唱讚美歌的聲音來。他便立

料手裏捧着香和燭去拜城隍泥老爺旁人見了多詫異說這文明女子主見差外表像個女學士內容是個迷信家女子聽說回言道鬪子晤爲啥事介

(二)上橋跌斷子耐葛襪心子下橋跌斷子耐葛敲釘轉

(註)此罵人之詞。猶言上橋跌斷你的腿。下橋跌斷你的脚也。襪心子爲『腿』之啞謎兒。敲釘轉爲『脚』之歌後語。『轉』字讀平聲。上

停了聽聽。一唱完。又聽得一個年輕男子講着天堂的話。傑良就走將進去。趕到聖壇旁邊一位老牧師的椅子前。低聲說道。我願意捐些錢在本教會牧師彈簧似的立起來。殷勤招呼說。原來如此。好極。好極。請這裏來。於是領到旁邊一間內坐定後。牧師問道。足下也是本教會的信徒麼。傑良說。不然。我不是耶穌教。我向來不信的。牧師一聽。驚得睜大着一雙眼睛。莫明其妙。一回兒笑臉又復活。說道。很好。很好。倒也奇特。牧師又請傑良喝茶。傑良便把鈔票在桌子下點了一點。拿出來道。打算捐這一點。一百元。他一百元三字。用力更重。牧師驚異。與歡喜之色溢出在臉上。數目真出乎料想之外。他也忙道。一百元麼。伸手過去。接受傑良如揮淚斬馬謾那麼的意氣。授將過去。其時牧師手心的大小差不多。不獨信徒連這鍾傑良也可以戴。他到天堂去咧。於是又正色的說。捐助巨款。感謝之至。請問府上。

字讀作『狀』〔下〕字讀

作『畫』

醜婆娘白相元妙觀扭扭捏捏真難堪粗眉大眼四面孔自己還算是個美蟬娟塗脂抹粉灑香水插花戴朵着羅紈兩手裝着蘭花指（謂手指搭成蘭花狀也）頭頸宛比銅絲穿端的醜人多作怪只向遊人多處鑽那時有個輕薄子見了背影心喜歡只道生就嬌模樣五百年風流會孽冤三腳兩步搶前去回轉頭來只一看看了一眼稱晦氣幾口沫涎吐不

那裏牧師與說教時一樣的口氣對他臉上凝視着他答道姓名住址請別問我真是只有一點兒錢牧師點點頭說欽佩欽佩那麼我來寫一張感謝書他說這種東西我都要還有事咧失陪了他退將出來牧師且謝且送傑良出了教會心理覺得舒服極了暗道到底被我拋去了於是可以忘去一切咧欲免苦痛這種金錢也並不可惜這不是我一個巧妙的方法麼我做一個匿名的熱心人倒也很有趣得很傑良就此大踏步走去連足上一雙破鞋子的足聲聽聽也愉快了不過想到了製新衣服一事却不無懊惱只得強自排解開了趕到家裏三個小孩子已經先睡做着女紅的夫人出來開門即道你今夜回來得好遲啊那頤芳等了你多時咧傑良訝道頤芳是誰夫人笑道你怎麼一點記憶力也沒有啊呆呆對丈夫臉上看着又怕裏頭聽得低聲道梅姑的丈夫啊前年一同逃走的現在在

完醜婆娘見了心頭怒殺千刀罵得舌頭乾上橋跌斷子耐葛敲釘轉。

紅雜誌五更調

逸梅

交易所裏聽說發了了財傑良點點頭道原來如此卽忙走將進去踏到裏頭一看那深夜來訪問的客人面貌竟發了呆了傑良臉上筋肉痙攣的顯着露出口中的白色牙齒來雖像是笑其實是興哭相似的客人殷勤說道方纔對不起得很實不相瞞我是一個粗心人忘了足下的姓把內人母家姓鮑當做你的姓悞呼了方纔你館子裏把一冊教室用的雜記簿忘掉咧我恐怕你明天上課時必須用的一來還可以見見夫人所以急急送來了

生時與死後

張碧梧

羅豐 看得啞 調世最有功  
充 異名工 雜誌王呀 資料搜  
二更二點月照牀 趣味深長 呀  
得啞 選稿精良 論諸百出盡東

天機真是神奇春風一起那些枯萎了一冬的樹木花草的枝上便都吐出碧綠的嫩芽來着葉開花輝煌燦爛的時候漸漸的由遠而

方。舌似簧。程齋廬呀。著述人。  
稱揚。呀得噃。螺鈿嫁螳螂。  
三更三點月高升。飯牛楓隱。呀  
得噃。敬亭後身。歇浦新潮說夢  
人。舉世稱。著債探呀。吳門程  
小青。呀得噃。奇妙鬼神驚。  
四更四點月漸沉。裨帶壽命。呀  
得噃。滑稽美孫。十三情人王西  
神。妙絕倫。拾遺聞呀。東山席  
上珍。呀得噃。馬二眼底塵。  
五更五點月銜山。不才逸梅。呀  
得噃。舊集天籟。小說點將好大

近。惟獨吳西露的病況。雖受春日的烘照。春風的吹嘘。再也不能有  
一些生色。並且一天沈重似一天。眼看着骨瘦神銷去死。已近以前。  
有些人因伊容貌美麗。將伊比做一朵鮮花。萬不料如今正當百花  
將放的時候。伊却送掉了性命。這真是可憐可慘的事啊。

伊病倒在牀上。到如今已足足有兩個月了。當伊的病初起時。原祇  
是傷風。自己煎服了兩貼。午時茶鼻管便已通鬯。頭也不覺脹痛。分  
明已全愈了。但每夜十二點鐘。身上發熱。口中作渴。直到天明。纔能  
減退。伊丈夫吳新之。因日間辛苦。辦事夜裏。頭靠着枕頭。便已酣呼。  
熟睡並不曉得伊有這病。伊怕他曉得了。心中煩悶。紛擾了辦事的  
精神。從未會提起一句。不過夜半發熱。是狠重要的病勢。夜裏不能。  
安睡也。着實傷害身體。所以不多幾時。伊已消瘦了許多。精神也有  
些恍惚。他這纔覺察。便懇切問道。你可是有病麼。伊吃了一驚。不答。

膽。加評贊。蠶魚窠呀。立個長  
生位。呀得噏。千古算奇談。

東方神話之一 寄塵

讀各國的神話。可以看得出各國的人情風俗。現在翻譯西洋的神話。已很多了。至於東方。除了中國和日本而外。其他各國的神話。注意的人很少。我現在搜羅這一類的材料。重爲編次。陸續在本雜誌上發表。現在所說的。便是一個高

是與不是。却先問道。你怎能曉得的。他道。我見你這般消瘦。飲食也很不香。明明是有病的模樣。伊搖搖頭。微微一笑。道肥瘦和病未必有直接的關係。像你從前那樣瘦。何嘗有一些病。我委實沒有病。你莫多慮。他又問道。你既然無病。精神怎會這樣委頓。伊道。祇因我近來常常失眠。他道。失眠正是病呀。伊道。但是我失眠。實是我自己不好。因爲睡到床上不肯甯。神靜氣却憤。要胡思亂想。所以不能睡着。昨夜我會用力把持住屏絕一切雜念。靜聽鐘擺搖動的聲音。不多一會。竟能睡熟。今天便覺精神壯旺。許多以後。當繼續用這催眠的方法。祇須安睡幾夜。以後包管你就不疑心我有病了。他慢吞吞的道。但願能這樣罷。伊這番搪塞之詞。雖說得圓轉自如。但他的疑惑之心。却不能完全消釋。從这一次以後。他對伊的起居飲食。便加意察。看好斷定。伊究竟有沒有病。伊見他這樣。也就越發裝做是無

麗的神話。

從前某處地方。有男女兩孩。同往外而去游玩。離家漸漸的遠了。走到了曠野的地方。忽然間起了一陣大風。天上的烏雲。如黑幕一般的垂下來。弄得對面看不見人。略停了片刻。雲中射出一道白光來。隨即雲散風息。依然是很好的天氣。却是那個女孩子已不見了。

可憐那男孩子失了他的伴侶。怎不傷心呢。他這時也顧不得危險。只跟著那一道光線追去。不知走了多少

病的人。每天晚間。他辦完事回來。逢着星期日。他不出去酬應。伊都是強打精神。含着滿臉的笑容。伴着他。低談消遣。有時還挽着他的膀臂。一同出去散步。但是伊越是這樣勉強做作。病勢的進步越快。不祇是夜半發熱。又加上了咳嗽。因此便瞞他不住。並且這時伊身體疲弱已極。已無勉強做作的氣力。祇好睡倒在牀上。向他將前情直說了。他聽了很怪。伊不該隱瞞到如今。以致病根深伏在體內。但念伊所以不會明說。也是一片苦心。又不忍責備。伊就趕快去請醫生。又要向公司裏請假。好在家照料。伊但伊再三不允。說是當初未會告訴他。原怕誤了他的正事。如今他若果去請假。伊必不能安心。病勢也不能有起色了。他聽伊說得這樣堅決。心想倘不依伊的話。伊心悶悶不樂。伊已病到如此。萬不能再叫伊有不稱意的事。因此。每天仍照常到公司裏辦事。不過身子雖坐在寫字檯前。一顆心却

路才看見前面有一座大宮殿。這道光線向殿裏飛進去。少年又跟著追進去。進了大門。忽見金光一閃。殿上走出一個猪首人身的怪物來。呀。原來他是猪精。正在這時。又見女孩也立在那裏。男孩要想去救他。然而從那裏下手呢。躊躇了一回。忽然心生一計。想道。凡是妖精。必定要怕一樣東西。只不知道是怕甚麼。畢竟他的性子笨。我問他自己。他一定肯說的。說時遲。那時快。他便開口問道。大王。你怕甚麼。猪精道。我別的都不怕。只

時刻放在家裏暗想。這時候伊必已服下藥去。不知覺得怎樣。咳嗽可會停止麼。伊咳嗽時。攢眉苦臉。有時更將兩手緊緊按在胸前。料想必有說不出的痛苦。務必想個良方先治愈了。咳嗽纔好——我想伊倘能睡熟了。咳嗽或能停止。我不妨和醫生商量買瓶安眠藥水給伊服下。睡覺和咳嗽比較苦樂。自然大不相同了。但是伊總有睡醒的時候。眼睛一睜。又咳嗽起來。這也不是根本上的治法。他想到這裏。又想到已醫治了好幾天。怎麼毫不見效。咳嗽反格外厲害了。我所請的醫生是當地的名醫。有許多危險病症。都是他治愈怎麼。獨不能治愈伊的病呢。難道伊的病已成了絕症。不能治愈了。不成。他怎麼一想。恍惚覺得伊已經死了。並似乎看見伊的屍身直挺挺的躺在牀上。他就再忍耐不住。這張寫字椅上似乎生出來無數的尖針刺得他疼痛難忍。他就直躍起來。不及去告假。便飛跑到



第三節 長白山天池及諸奇峰

長白山以天池爲中心點。池長腰狹。東北西南作葫蘆形。環池而立。高挿天際者。多奇峰也。諸峯之最大者。爲白雲芝盤冠冕。天豁白頭三奇。及珠魯木克善峯等。峯之小者。不可勝數。山脈自東北海隅而來。綿亘數千里。由麓至巔。約有三十餘里。周圍二百四五十里。冬夏積雪。暎然無際。池中蓄水。不時變幻。彩色耀目。因風雨陰晴。而轉移寒暖。溫涼亦因地勢而互。

後都說病根已深。無法醫治。藥方也不肯開。便逕自去了。伊已自知不起。本有一肚皮的話。想趁這有限的時日。向他說一番。但又想這些話。說給他聽。徒然增加他的悲哀。左右他平時十分愛我。我便不能說。他必能體會得到。伊就閉上眼睛。一聲不響。他雖願犧牲一切。挽救伊的性命。怎奈藥石既已無靈。金錢又不能買到性命也。祇好靜等死神來領伊走上死路了。伊死時是在夜裏。他曾預先請了幾人來照料。大家都坐在伊的房裏。這時伊躺在床上。身體一動不動。呼吸已很微細。房裏除掉鐘聲。毫無聲息。真是幽寂萬分。慘厲可怕。他坐在對伊的床的一張沙發上。先望望伊。覺得不忍。多望便將眼光移到器具上。——都是伊陪嫁來的。見光彩依然。便不禁憤恨道。平日你們的主婦何等愛惜。你們天天都得拂拭。一回如今伊將死了。怎麼你們毫無傷心之色呢。真是太無良心。伊萬一真死了。我必須。

異也。池中水冽不生萍草。有魚與否。  
亦難預定。惟山石多頰色。草木難長。

(通志)紅石礮子山西爲歪頭礮子  
山爲長白南山。石多紅色。不生草木。  
云平日大霧迷漫。每遇晝晦天黑。  
如墨風雹突至。裹糧以往樵汲。都窮。  
卽以山爲業之獵戶。亦難登至峯頂。  
故登其上者百不獲一。自古人跡罕至焉。

白雲峯冠冕峯天豁峰及芝盤  
雲峰爲長白山上峰之最大者。形如  
長劍玉柱。孤峙諸峰環抱。雄奇已極。

敲碎你們洩我心頭之恨。又望到壁上掛着的伊的照片。何等美麗。不愧是個美人。想上天賜伊這般美貌恩惠。實深。但現在又因何奪去伊的生命。天心未免太慘酷了。他想得傷心極了。恨不得狂呼幾聲。又想伊的靈魂。這時必躍躍欲飛出伊的軀壳。我若狂呼一聲。竟將伊的靈魂嚇走。那不是我催伊早死麼。他這麼一想。非但不敢狂呼。便連自己的呼吸聲也覺得太大。就用力減低下去。再看看伊的身體僵直和木石製成的偶像一般。聽聽伊的呼吸。斷續得不能連貫。便不忍再聽。再看巴不能。殼用布將眼睛繫上。用棉花將耳朵塞緊。但是此刻不聽不看。便永無聽和看的機會。因此他又瞪大眼睛。看個仔細。豎起耳朵聽個真切。正在這當兒。伊的手忽抬了一抬。眼睛也微微睜開。喉嚨裏又格格作響。嘴唇並動了幾動。似乎想要說話。他就急忙走到床前。果然聽伊低低的說道。你保重些罷。說完眼

遼東遊記

生時與死後

三六

晴重行閉上呼吸也就斷絕了。

峰南爲懸雪崖常年積雪飛塵佈幕其上黑白分明旁有梯雲臥虎兩峰

二

突起冠冕峰形若覆盂峰下有石多如蜂巢詢諸土人稱爲軟石坡冠冕峰之西爲湯溝泉清泉渠等皆係白雲峰前之山脈也白雲峯後連綿數里中有一峯高峻直立上有平敞如意曰芝盤在其北首並列者曰錦屏自觀日峯迤東爲龍門與天豁峯相連其中有石曰補天石爲天然之局鑰也天豁峯下石多淡黃色與紫色者若丹砂每至天晴諸峯倒影返照

伊死了之後他熱情上的痛苦自是很爲劇烈那有心情再到公司裏去辦事便請了一個月的假終日悶坐在家中看見伊生時日用的器具和衣飾等便惹起無限的悲傷起初想將這些物件一齊賣給別人不問代價的高低但圖除去這些添愁增恨的資料但仔細一想這些器具伊生時天天拂拭上面必有伊的手澤衣飾等物穿戴在伊的身上必更含蓄着伊的氣息這正是無上的紀念品應該鄭重保存着纔是怎能賣給人家但是放在眼前又禁不起時刻不息的悲哀他祇得揀那些零件都藏到一隻空箱子裏面當他檢零件時從壁上取下伊的照片見伊斜面站着似乎正望着他微笑點他緊緊拿着不忍放去心裏追想到和伊初相識時兩人怎樣情

天池水澄波約燭照人如坐於石畔長呼一聲四方響應空谷傳音若入仙境也

三奇峯與白頭峯 天池東南有峯曰三奇與白雪峯相倚形如朝拱下臨絕壑有風月窩仙人島等其高處有洞直到天池光明如鏡歷歷可觀水石玲瓏令人悅目白頭峯在三奇峯之西首爲天池南部諸峯之最高者峯上積雪甚多由此南下山勢稍緩南天門形如屏風與峰並列門下有一伏流名曰旱河長可十餘里據

投意合天天都得見一面談一回心否則有如是一樁絕大的事忘却做了的一般結婚時又怎樣興高采烈以爲好事既諧必能白頭到老萬不料不上幾年便一生一死永無見面之期又想到伊臨死時的狀況……他想呆了神經似乎已癱木了伊的照片落在地上他並未覺得一會不知他又想著了甚麼想起照片來看這幾晚得已不在手裏但他並不彎腰去拾却倒身在沙發上雙手按著臉嗚嗚咽咽哭了起來

他的親戚朋友們見他這樣很不放心都說夫婦間的愛情固當濃厚但若死了一個這生者的愛情仍和往日一樣那就非常危險因爲一腔的熱情無處發洩難保不弄出意外的事來因此他們暗中議定約他出外頑耍借環境的勢力減輕他的哀思他起初不肯後來拗不過衆人纔勉強的隨他們出去他們今天約他去看戲明天

土人云。南卽鴨綠江之北源。愛江之上流也。愛江西岸曰伏龍岡。形如龍。目其勢森然。

珠魯木克善峯。此峯有二。在長白山南面。並立其西南指者。山形各異。峯巒相連。東爲鴨綠江。西爲通加江。山之盡處。兩江合流入海者也。

第四節 布庫里山之布勒瑚里

天池。卽天女之浴池也。舊傳天女降臨。於池畔爲清臺祖誕生之處。布庫里山。在天女浴池之南。約有五里餘。

又拉他去賭錢。並給他介紹了一位女友。姓潘。名叫蘊華。伊本是位很活潑的女子。又長于口才。並彈得一手的好鋼琴。伊和他好似有前緣的一般。見了一次面。便很爲融洽。以後伊常常去會他。有時伊彈鋼琴。他拉梵華鈴。——他自從喪妻之後。已久不彈。此調了聲調。着實好聽。每逢有游藝會和跳舞會時。伊必得約他同去。久而久之。他被這愉快的環境所引誘。喪妻的哀慟果然日漸減輕。並覺得在外面走動。走動胸襟很爲暢快。不像在家裏那般憂愁。抑鬱坐臥。不安。便不願再悶在家裏。却天天和伊在一處。頑耍了。他初和伊來往時。原祇將伊當做朋友。但是異性間既已有了接近的機會。就難免發生情愛的關係。這差不多是一種確定的公例。所以他和伊來往。旣久。便不知不覺這已死的情懷。又漸漸活動起來。有一天晚間。他有個友人家開跳舞會來賓很多。他和伊一同前往。二人並擁抱著。

通志作紅石礦子山。土人呼爲紅頭山也。因此山之石色多赭赤石筍叢生。紅豔美麗較諸他山俱不相同。且其形勢亦不甚高大也。蓋爲長白山脈一點靈根所結而成。每至天朗氣清日中之時。雲光雪影返映天池。一色長天幻爲奇景。天池又名布勒瑚里。（按東省山川地方名詞多有字句甚多而無講意者。大約係滿蒙之語音沿傳至今。）旁有石碑上刻天女浴躬處。係安圖設治員劉公勒石。錫清弼制軍良稟請敕建神祠於布

跳舞了一會直到十二點鐘方纔作別。回到家裏覺得方纔的音樂之聲似仍留在耳內。伊的情影更像。是還站在面前。肘腋之間。還隱隱嗅著伊身上留下的香氣。再想到伊纔說的一番情話。何等纏綿。一時方寸大亂。睡在床上再也睡不着。索性穿衣起來。從書櫃中隨便取出一本書翻開來看。時不料正是亡妻的照片——這照片就是他從前從壁上取下的。原來那天他哭了一會。纔將照片拾起。信手夾在這本書裏。後來因天天忙著出去。便忘却了。如今無意中看見。不覺心裏一驚。細看伊雖仍舊斜面站着。但臉上似乎已無有笑容。却隱隱含着怒意。他越發看了。慌坐在椅上。自言自語道。我曉得你動怒的原因了。這原是我的不好。想你生時全副愛情都交給我。這回病死。雖說是你有病不治。釀成絕症。但你也是怕我曉得了。發愁。纔隱忍不說。這正是你體恤我的精微之處。我怎能怪你如今。

勒瑚里。擬名爲敕建長白山之神之祠。即指此處也。

### 第五節 鶲冠巖

白頭峯下有伏流旱河者。上游東北行。出鶲冠巖下。爲長白回頭結。與三奇孤準二峯聯接。層巒疊々。直入天池。故天池爲之一束。猶如葫蘆之腰。形巖石多係五色。其黑者如墨。精白者如水晶。較諸錦州之錦川石。岫巖之岫巖石。南京之雨花石。六安之五色石等。均有過之無不及。不過道路遙遠。難以採集耳。在巖之旁。與之相

對。你竟因此而死了。我應該何等傷心。我倘是烈性的男子。早就該殉情而死。縱然退一步說。我不祇是爲你的愛情而生。便不必爲你的愛情而死。却也應該保持着我往日給你的愛情。不當見你死了。便將已給你的愛情一齊收回。轉來再交給別人。這個是我的不好。無怪你要動怒的。但是那是我一時糊塗一時的把持不定。如今我明白了。你雖在那神祕的鬼世界中。但我却把你當做仍在這世界上。一樣我的愛情仍然交給你。望你莫將這回事放在心上。也必仍舊愛我。那末我的境遇雖冷寢。我的心地却煖熱了。說時眼淚已撲簌簌的落下來。並將伊的照片捧到嘴邊。連連的吻了幾吻。

### 三

自從這一夜。他追念他亡妻以後。果然不再出去。尋歡作樂。除掉往公司裏辦事以外。多半坐在家裏悼亡的悲哀。雖不及從前那般劇

對峙者。有碧羅山。仙人島則居其北。  
環視羣峯。如朝如拱。蒼翠深秀。風景  
極佳。

(未完)

評劇家之派別 民哀  
評劇家三字發生以來。迄今不及三十年。都門向例見伶人演劇至最精采處。則報以好字。此好字有兩種作用。屬於對方。則以此字鼓勵其向上之心。對於自身。則發抒成見。以一己之力。評判優劣。而未能遍詢同座。又想到了潘蘊華。想伊容貌怎樣。美麗性情怎樣。溫和對我的情形。

烈但心目。中時刻念着亡妻——這是很正當的。因爲倘真個殉情而死。便拋棄了人生許多塵盡的重大義務——有時潘蘊華來了。他緊緊揪着躍躍欲動的情懷。祇淡薄的和伊周旋一回便了。這樣又過了不多幾時。他的野心忽又大動。心口商量道。這種生活天天一樣。太覺簡單並覺悶苦乏味極了。我今年祇有二十九歲。假定是五十歲死。還有二十一年活着。難道就在這種生活中過去不成。我時時刻刻記念着我亡妻怎麼。伊從死後直到如今也未曾給我一個夢慰安。我一番呢。這大概是一人死了便是人身的最後的大結束。無所謂靈魂。如今雖有些人講求靈魂學說。人死了是鬼鬼是有性靈的。和人一樣。但究竟事屬渺茫。不可深信。那末我這樣深切的記念伊伊。或者並不曉得。然而我已苦痛不堪了。接着他腦中一閃。

之人對於此一層優點亦同聲贊美。否則藉此好字試探他人之目光與已若合符節否乎。然不過當場之拍案叫絕。擊節歎賞而已。素無評著。此則不獨都門。凡有歌舞之地。聽歌者之設施。皆如是也。稍後則此好字分爲兩端。優點則以是獎之。名曰正彩。劣點則以是警之。名曰倒影。不過彼時人士。彩雖分出正倒兩途。矜貴特甚。不若以後之濫呼發喊。任意胡爲。致召瞽廳干涉。有奉諭不准叫好之牌示。當時彩聲分斷之後。更進而至。

又怎樣的親切最令我念念不忘的。就是伊彈鋼琴。我拉梵華錄。明是夫唱婦隨的景況。那時我本滿腹愁愁。見了伊却豁然開朗。倘能和伊終日聚在一處。我那裏還有憂愁的事。縱有也必立刻消除。了。他想到這裏。又喃喃的說道。我向伊求婚罷。這個不能萬萬不能。我的愛情早已給了我的亡妻。怎能任意收回來再交給伊呢。——亡妻呀。你果有靈魂。麼靈魂是永遠不死的。麼你就該給我些靈驗。使我相信。如今你既無靈驗。必是你無有靈魂。或者經過了這些時。你靈魂也已死了。那末我往日給你的愛情早就失了附著之點。我何妨收回來呢。本來你既死了。你的愛情便已斷絕。我犯不著向這愛情已斷絕的人。——簡直是鬼再繼續使用我的愛情一面。又犧牲掉一切的樂趣。我是瘋人麼。不然怎麼利害得失都不能辨。別嘴。幸虧這播蘋草的新的情緣警我。昏睡的神經答則還不。

評論甲乙。但亦口頭批評。及私家著述。從未聞刊之報章。彙訂成冊者。

自知是個瘋人呢……我決定向潘蘿華求婚了。

#### 四

劇評之作。上海方面。源始於時報附張之餘興。其時王鐘聲創立文明新

劇於愚園。該報即有優孟衣冠一欄。一人死了。對方的愛情終久是難免滅絕的。但真實純正的愛情是怎樣麼。

每日至多不過二三百字。文筆簡潔。所談皆屬西洋劇事。署名爲半樹梅花館主。爾時妓女翁梅倩方以一樹梅花館主飛揚一時。人多疑其文之作者。有意游戲三昧。故伎名一樹。而談伶事者曰半樹。迨後始知此文之作者。即體育家徐築巖。徐君別署。



## 冬烘

盧夢殊

一間小小的屋子裏。排着兩行長桌。坐着十來個兒童。寫字的也有。念書的也有。彼此暗地裏戲弄的也有。裏面正中放着一張方桌。靠

固名半梅。非有意與翁名相映成趣也。時在光緒三十二年間。其時都門有李嘯天君者。組織一官話時報。同時又有朱通儒吳霸堂君等。組織風雅報。均有評劇文字。綴之報餘。翌年大同報與大同白話報。先後在海王村發行。則有小隱大同諸君之劇談劇史。特闢專欄載之。於是各報漸倣倣。蓋以引起投稿家之興味。關於戲劇文字。日見衆多。然而尙無所謂評劇家焉。

入民國海上民立報附送畫報。每日

桌一把太師椅。椅上供奉着一位老塾師。瓜皮小帽戴在腦後。老光眼鏡架在鼻樑。斑白的鬚髮。和紫黑色的面孔。很足以表示他的威嚴。身穿一領青布長衫。外罩一件黑團花馬甲。油光可以鑑人。分開左右手。扒住兩隻桌角。很整肅的坐着。

老塾師徐徐伸起右手。把方尺輕輕向桌上拍了一下。道。根生。拿書來。祇見一個十一二歲的學童。走到桌畔。把書放在桌上。老塾師捏起一枝朱筆。在書頁上打了兩個圈。隨又教這學童念道。「梁父詠。」「楚狂歌。」老塾師念了十多遍。學童也跟着念了十多遍。老塾師又把這兩句書解釋道。「梁父詠。」「楚狂歌。」是一副對子。梁父詠是上聯。楚狂歌是下聯。梁父人名。姓梁名父。詠卽吟詩。楚狂也是人名。姓楚名狂。歌便是唱歌。梁父吟了一首詩給楚狂看。楚狂遂唱一隻歌給梁父聽。他們原是朋友。當他們吟詩唱歌的當兒。給做書

刊載一幅戲劇插畫。系以評語。於是民聲民權民報中華民報大共和報等。相率有此項筆墨登載。握管爲此者。竟成一種專門學識。京內各報。反望塵莫及。日維有二三遺老。投贈伶人之詩詞披露。大抵「正是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又逢君」之微意。不足稱評劇文字之正宗。正岑寂間。忽有張繆君爲梅氏極力揄揚。大爲社會注意。其時袁政府炙手可熱。對於言論界監督綦嚴。文人墨子。多屏政治而不敢道。相與寄情于風月之一割。不是像一頂呢帽麼。呢帽不是西式帽麼。老塾師道罷。這十來

場。又適坤伶全盛時代。洪憲帝制之議發生。於是談劇文字。遂與歌功頌德之勸進表。相輝映於報紙之上。其間不乏名手傑作。一編既出。傳遍士林。風氣所被。評劇家三字。遂爲應運而生之人物。迄於今日。盛況未衰。昔王船山用古諺入詩。有『過江名士多於鯽』之句。殆可爲當世之評劇家咏焉。但人數旣日見衆多。則天然有黨派之區分。而流品亦自難一致。茲就大體觀察。略爲類別如左。

A 評劇派 此派以文人具有戲謔。好引起他們讀書的興趣。展雲道時勢所趨。教科書固應採用。讀四書的改讀聲律啓蒙。讀三字經的改讀教科書。還教學生們猜

個兒童便鬨然嚷道。哦。是啊。是交字啊。我們也想猜交字啊。忽然呀的一聲。大門開了。外面走進一個人來。打扮和老塾師相彷彿。只是肥瘦不同。老塾師一面降階相迎。一面把這十來個學童放了出去。老塾師對那人說道。展雲兄。怎得空兒到這裏來。你那邊學生們今天沒有到堂嗎。展雲道。不是的。因爲久未與老兄會面。故偷閒拜訪。以慰相思。老塾師大笑道。原來這般多情。實教小弟感激不盡了。展雲道。你我同擁皋比。數十年來聲應氣求。怎得不教我想思若渴啊。隨嘆道。邇來學校林立。且又廉其束修。與我們爭這一碗飯。想再過數年。你我都與夫子在陳一樣了。老塾師也嘆道。可不是麼。我爲這事也甚焦慮。所以今年想出一個補救的法子來。把課程完全換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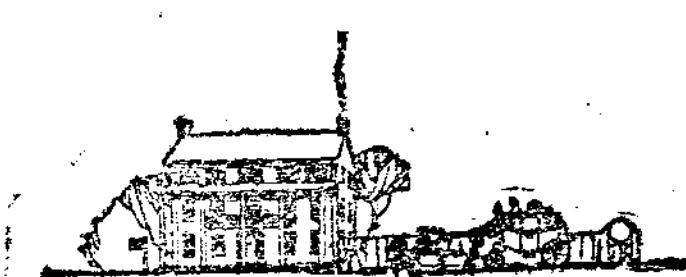
劇智識者。或票友之能通文字者。屬之所謂文字切實詳明。且不離本題。注重於「劇情」「腳本」之研究。以人數計。在評劇界中。比較的爲最少數。

B 評伶派 此派以票友。或評劇資格老到。與諸老伶暨時下名伶相接近。及崇拜某角色。而不沾染捧角臭味者屬之。其文字以藝術爲前提。論述以公正貼切爲主旨。間有毀譽。出入至當。亦所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初非別有作用者。

比也。又有平日喜綴拾伶人軟事的老塾師罵了一陣。上氣不接下氣的亂喘。喘了一會。便倒下一杯茶。爲務者亦姑附入此類。人數則較多。飲了。望太師椅上坐下。把左手叉在股上。又曲起右手。擋在桌上。不A派加出一半有奇矣。（未完）一聲。只把老光眼鏡裏一雙眼睛。睜得圓圓地向門外望去。

程瞻廬先生所著各種小說、久爲讀者所稱許、『原諒』一書、

尤係最近精心結撰之作、內述一女學生、因誤解自由、幾爲拆白黨所誘惑、幸懸崖勒馬、卒未受騙、全書約三萬言、情節非常曲折、用筆又極顯豁、合言情社會滑稽於一爐、寫兒女情愛處、旖旎溫馨、令人心醉、寫胥小狡猾處、尖刻奸險、令人髮指、中間挿入滑稽之處、又復談話百出、妙趣環生、令人笑不可仰、封面係李涵秋先生絕筆、彌覺可珍、益以謝之光先生之時裝美女圖、用三色版精印、美麗奪目、可稱三絕、每冊定價四角、凡讀紅雜誌者請將下面書角剪下、向本局購買、無論若干部、一律對折、以示優待、（濟羣介紹）



## 餘興欄



### 遊戲問題揭曉

原題見本雜誌三十三期

(二)

汪機遲

能縛虎亦足以分鹿

(惱)眉大眼

言其眉毛之惱如同牛角一樣

(粗)麻重孝 粗字從米從牌位(象形)言其穿了粗麻重孝就要捧拿牌位供享米飯了。

(麤)膀大腳

言其膀之麤大雖無五馬並鬪之闊

足有三鹿成堆之麤

(鷄)做阿媽 言其龜如鹿言其力之龜大雖不

贈拙著茶寮小史鴛鴦小印各一部

餘興欄

二

(二)

沈劍濡

不是把鹿割做八刀嗎)

粗字既有四種寫法。當然有四種用法。這四種底  
用法怎樣。瞧了下列便知分曉。

一、像米和且（且與蛆同，見史記龜策傳）樣粗的

東西應用這粗字。

二、把鹿分做八塊樣籠的東西。應用這籠字。（籠字

三、像牛角樣犄的東西。應用這犄字。  
四、像三只鹿樣驪的東西。應用這驪字。  
    通訊處 嘉興集街  
    贈拙著同心梔一冊

□徵求詩鐘

(題目) 賣國賊 米商(分咏格)

(期限) 陰歷本月十五日截止

(贈品) 書籍或現金

(通信處) 揚州舊城雙井西首英文講習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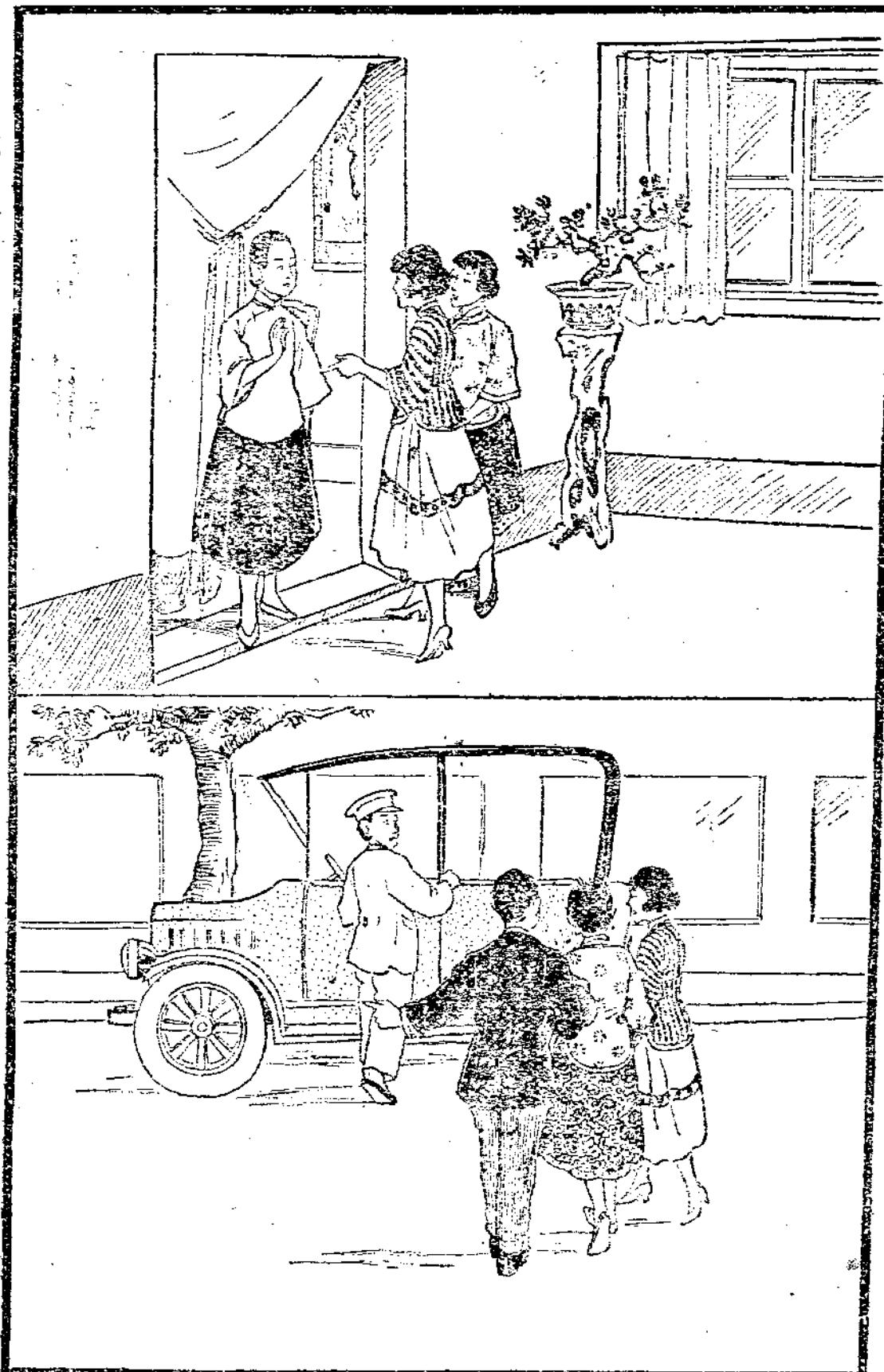
值課者……毛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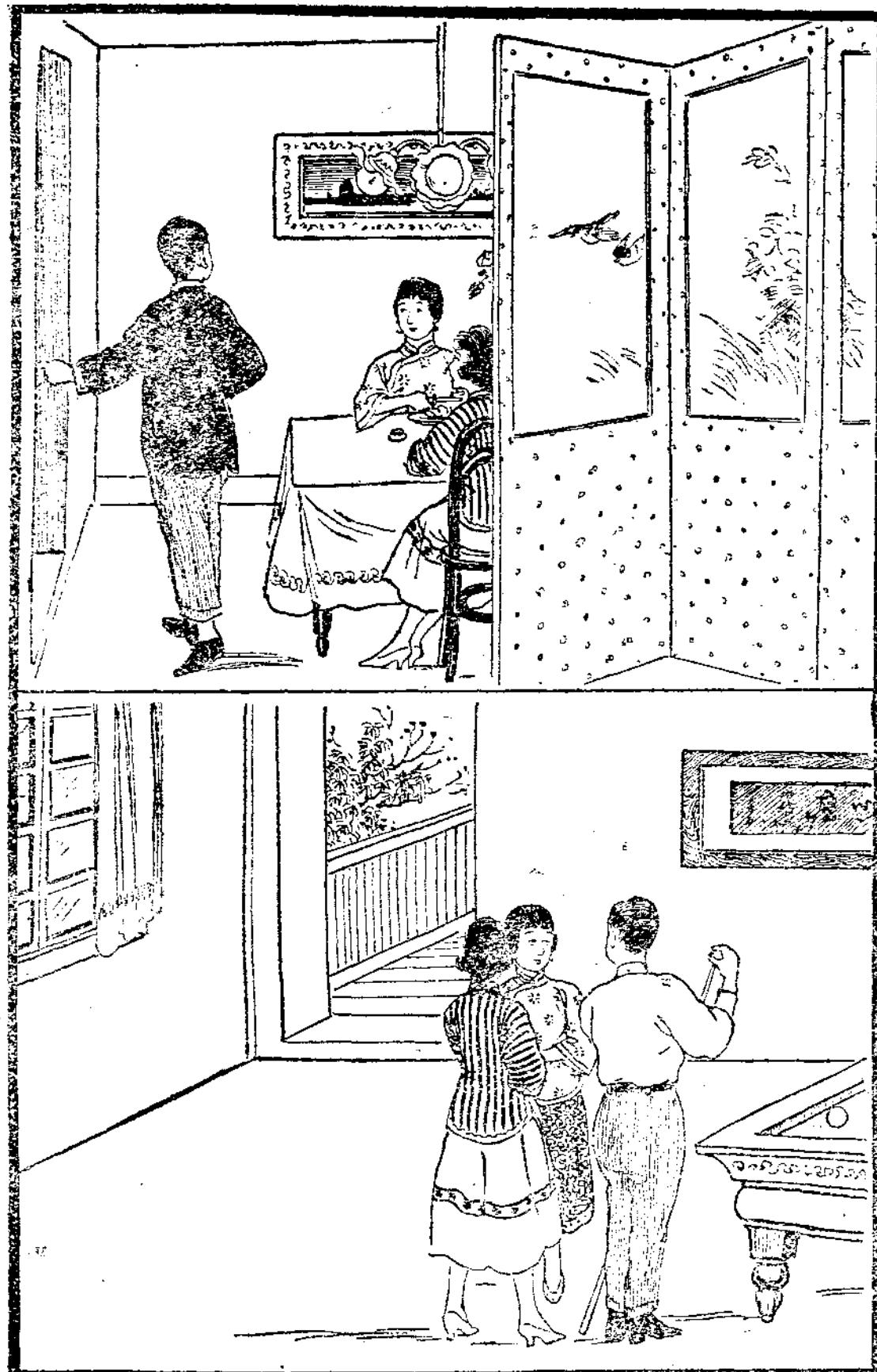


請由明聲雜誌介紹

第四十四回 一品棧二女求郎



第四十四回 大菜館小鬼請客



# 新歇浦潮

海上說夢人著

## 第四十四回 一品棧二女求郎 大菜館小鬼請客

這找尋執中的兩個非別。原來就是T T 和 G G。他們自蘇州被執中從旅館中不別而行之後。心中還念念不忘於他。這天他們竟借着探訪麗娟爲由。親到魏家來找尋執中的蹤跡。陶氏接見。告訴他麗娟病亡。執中從蘇州回來。家裏祇住過一夜。次日就不知所往。這孩子素來沒頭沒腦。現在又不知上那裏遊玩去了。T G 兩個聽說。倒出于意外。彼此嗟嘆了一陣出來。對於執中的一顆熱心。至。方。冷。走在路上。G G 提起麗娟的學問品行。在百十同學中當推第一。惜乎天不永年。倒是我們這班浪蕩無聊毫無學問的人。連寒熱都不發一個大約皇天有。

意。要使好人兒不壽。令世人多發幾回歎息罷。TT笑道。照此看來。可知爲人在世。決決好不得的人好了。閻王也要中意。像我們一班胡調客。大約閻羅王見了搖頭。小鬼們望而生怕。所以一輩子永遠不死的咧。GG笑道。虧你講得出呢。人學了你的話。世界上還有好人麼。但是我們也可以算得天不怕地不怕了。T道。那也未必。雖然天不怕地不怕。棧房老板來向你要房錢時。問你怕不怕。G一聽這句話。可不免提起他的心事來了。皆因他一人自那回遊戲場爭風開鎗擾事之後。臭名聲傳遍滬濱。GG的未婚夫孫家。自不願再有此賢媳。一紙休書。早已送到報紙上。也登過退婚的廣告。GG娘家本在蘇州。和孫氏乃是老戚。從前健到上海來讀書的時候。就在孫家寄宿。及至後來定了親。兩下也不會分居。但現在退婚之後。倒反不能回復。從前親戚的資格。連往來也斷絕了。無處容身。祇得借旅館暫住。TT當初本有一所公共的公館。而且屋主人也是他的相

知。因此不收房金。自他出事逃走以後。房主人也下井投石。借着欠租爲由。將房屋請票發封了。至今久已易主。以致TT從蘇州出來。也無家可歸。只得和GG同住在一品大旅館中。好在這旅館從前TT也常開的。上下人等都係素識。所以從住進去至今。差不多有一個禮拜了。房飯之費。還沒付過。分文。旅館中人雖不向他們討。他們却不能不自担心事。講到他們所以要從鄉下出來回上海者。實因手中沒有錢用的緣故。打算再來撈一票之意。究竟洋錢不是等着他的。初來時候。怎容易找着肯用錢的戶頭呢。況他兩個都是大吃大用慣了的。到此地步。手中雖然無錢。空場面却不能不綑。所以雖祇住得一禮拜之久。然而已拖得一屁股是債了。TT是個濫污朋友。倒還不十分放在心上。GG出道未久。究竟口子嫩一路。常擔心大月底快到眼前了。別處還可躲。棧房老板來討帳時。自己身子住在他這裏。躲也沒躲處的。如何是好。TT常拿這句話取笑他。今番又

提此言。G G 悔然道。我怕老板討賬。你難道不怕麼。橫豎彼此都有份的。未必他們單難爲我一個人。除非你同這老板從前好過了。那就祇能讓你一個人獨步。咧。T T 見 G G 不悅。慌忙陪笑臉說。好弟弟。你休生氣。做哥哥的說話講錯。咧。算我同這老板從前好過的。如何。G G 噗哧笑了。原來近日有班時髦婦女。偏忌用女子的稱呼。姊妹之間。每每稱兄道弟。算是特別改良呢。當時 G G 見 T T 陪了小心。也就不在發怒。祇說。你這人一天到夜糊塗。塗不用心思。只顧取笑。可曉得月底快到了。紙糊的老虎。撕穿不得。一截穿將來。就沒人相信。不是這樣埋埋虎虎。就可以過去的。現在不未雨綢繆。將來臨渴掘井。還來得及麼。所以必須趁這時候趕快想法兒。纔好。T T 笑道。你別急。呢。我早已想到的了。前天那個小兒到底不知家裏有錢沒有。錢如其龜。不大住的話。老實說。我們也不必再去敷衍。他就攞工夫了。爽快上先生那裏去一趟。現現成成弄一個。救了眼前。却也未嘗

不美。你道如何。G G 道先生不是與你面和心不和。說你從前曾拔過他短梯的  
麼。現在再去找他。恐他未必肯替你竭力罷。T T 道那倒不妨。他塊頭大了。肚量  
也很大的無論如何。心裏不合。面子上倒從來不肯得罪別人。這就是他的生意。  
經門檻。因爲他犯不着同別人爭意氣。俗話說水過地皮。潮他就是地皮。我們都  
是水。經過他跟前。一番他終須得些兒。潮頭方罷。拒絕別人與他自己反無利益。  
所以他閱歷深了。倒轉比閱歷淺的人容易相與。我們若去找他。他決無不肯替。  
我們竭力的道理呢。G G 聽了點頭無話。但閱者看到這裏。可不免要疑。做書的  
說話不明不白。咧實。因他們談論及此。做書的不便岔口進去。替他們交代。免不  
得揀個空當。方能表明。現在纔是時候呢。原來T T 的先生。就是白大塊頭。當初  
原從他那裏出身。後來T T 得了時。就把先生賣得老遠。此刻山窮水盡。不免又  
想到上他那裏去了。但兩日之前。他們在棧房中還認得了一個少年。其人自稱。

是洋行買辦的兒子。家私很大，名喚小黃。常穿着一身洋裝，年紀也不過十七八歲罷了。打得好一手彈子。T G 兩個進出彈子房的時候，常看見他贏別人的東道。彼此本來面善，祇沒攀談過說話而已。這天他們同棲房，恰值小黃打罷彈子出來，在門口相遇。G G 不知怎的笑了一笑。小黃以為有機可乘，就此同他們答了話。答話不算，還跟到他們房間中坐了多時。小黃說：我今兒有部汽車在門口。你們沒事可以同出去兜兜圈子嗎？講 T G 二人。在當初不會出事的時候，汽車可算得坐厭了的。有人請他們，免不得要揀揀出風頭的車輛。他們方肯賞光。否則休想給你面子。但從蘇州出來至今，既沒人請過他們，自己又無錢不敢雇坐。彷彿同烟癮似的，熬着好些時候了。今番聽小黃說有汽車邀他們兜圈子，怎不勃然興起。兩人異口同聲，都說可以使得。小黃聽了，也如膺九錫似的一躍而起，說讓我先下去招呼汽車開到門口。你們就下來罷。說着一步三跳的奔往樓

下去了。他兩個整整頭髮。揩揩粉紙。雖然說新派人物不考究裝飾。然而也不免有一陣工夫耽擱。及至他們收拾停當出來之際。小黃已將汽車開在棧房門口。還把喇叭捏得怪響。見他們來了方始住手。一面開了車門。讓他兩個入內。自己也跟上去。三個人挨肩坐了。吩咐汽車夫往曹家渡兜圈子。這一條路大概開過汽車的人沒一個不跑得爛熟。而且通上海的汽車輪胎底下光景沒一個不帶點兒曹家渡泥土的了。當下他們一路開着。T T 說這部車漆水倒還不差。走聲也很好的。可是你自家的麼。小黃說正是。車行裏那有這種好汽車肯出租呢。T T 點點頭。原來他這句話乃是試探之辭。量量小黃是否有底子的小黃雖這般回答。T T 還不能無疑。因他始終見小黃穿的一套西裝沒換過。行頭家裏有着汽車。何致於衣裳還這般蹩腳呢。這是她心裏頭的疑惑。然而 G G 可十分相信小黃的話。以爲他當真是一個富家子呢。故而很心滿意足的與他攀談。因他兩

個正貼緊坐着的緣故。T T 的座位却在 G G 那一面。要同小黃說話必須屈點兒身子。很不方便。好在他也不願與小黃多言多語呢。小黃問 G G 的話有幾處 G G 將真情實蹟都告訴了他。T T 聽了很不以爲然。當着面又不便用話去阻止他。祇得輕輕將肘子推推 G G。幸得 G G 還聰明會意。說話頓時少了。T T 假意說汽車只顧開着。風太大很寒冷的。此去惠爾康菜館不遠。還是去吃些兒點心坐坐罷。小黃聽說。口中不能不答應。他好面孔上可已帶幾分尷尬的神色。T T 只當沒看見。自顧指揮汽車夫開往惠爾康去。原來惠爾康三字是西文歡迎的譯音。乃是爿小番菜館特設在此供一班人汽車兜風到此休息小食的。每當夏令生意十分擁擠。現在天氣已交秋末。顧客漸少。來者也大都是些西方人士。不比得極司非路幾家菜館。中國顧客居多。T T 教小黃到這裏也有一個用意。因他眼前還量不透小黃底細。不願意上中國顧客多的所在去。被熟人見

了。說他又換新戶頭。鞋子不穿落個樣。故而有意到惠爾康來軋外國淘。就爲避熟人耳目的緣故。到門口汽車停住了。小黃打開車門。讓他兩個下了車。說你們先進去罷。自己却同汽車夫搗了會子鬼。TT偷眼瞧見汽車夫將一物塞給了他。他方笑逐顏開的跳下車。閉上車門。又帶跳帶奔的奔進大菜間。在他們桌子上坐下。問你們愛點什麼菜吃吃呢。又叫西崽拿菜單來看。其實TG兩人倒還吃不下東西。不過TT有意要作弄他。卽命西崽開一聽上好蘆筍。一聽鮑魚。再加一聽晒定。這三樣差不多就要五塊錢了。小黃聽他點着額角上幾乎流下汗來。TT還要點別樣菜。被GG從旁阻止。說夠了夠了。再多那裏吃得下呢。TT心中猶不願意。又命西崽拿幾盆蛋餚。做三盃可可茶。纔罷。一面迴頭笑問小黃。你愛吃不愛吃。小黃紅着半張面孔不住的點頭。說愛吃之至。TT看看他的臉。忍不住幾乎要笑。但這時候的小黃竟不似適間在汽車上那般活潑了。呆呆的。

坐在旁邊面上忽紅忽白非但說話都無連吃的東西端來他也一點兒不覺口饑。T T 還拚命的推他多吃些兒所以他面前盆子中推得幾乎滿了汁水點點滴滴流在檯布上何異灑他心裏頭的血呢小黃雖然心痛T T 還談笑風生這樣講到那樣惟有G G 見此情形心裏倒有些兒對小黃過意不去祇因當着面不便抱怨T T 既然吃不下何必點這許多東西糟還銅錢却巧小黃說要小溲離席走了出去T T 笑對G G 說今天這小鬼底子被我量穿了G G 就說你也該這樣撒人的爛污人家的錢和自家的錢有什麼分別既然吃不下東西點這許多糟還了豈不可惜T T 說我就恨他適間汽車上誇口誇得太利害了沒有錢爽爽快快說一句彼此腳碰腳倒也不妨事的何必胡天野地吹這許多牛皮所以我借這裏試試他一下子就被我看出底細來了G G 說你不過點幾樣貴重些的菜罷了傷費銅錢人人都要肉痛的你又不是神仙怎曉得他是一個。

無錢之輩呢。T T 說你曉得什麼爲人。在世不看山色還能夠在外間跑跑。麼有錢朋友出來那一個身邊不帶些鈔票零用的。這小鬼一聽我要上惠爾康他就嚇呆了。可見他身上未曾帶錢。後來下汽車。他教我們先走自己挨着同汽車夫。搗鬼。這分明是向汽車夫借鈔。我還親見汽車夫給他一張紙也似的東西。我料他未必十元或者竟是張五元鈔票。所以點菜有意揀貴些的。超過五元之數果然不出我之所料。他又急得人中吊了。連東西都吃不下肚底子。還說我量得不穿鑿。現在他又推頭小解出去。不消說得一定是在找汽車夫添梢。無疑咧。你還當他是一個有錢人嗎。G G 聽了半信半疑。恰值小黃解罷漫進來。彼此也不便再講。T T 呷完了杯子內的可可茶。起身要走。小黃喚西懲付賬。却是張十元鈔票找的。這一着可是T T 料失敗了。G G 對他看看。T T 也對他擠擠眼睛。三人出來。上汽車仍舊兜了幾個圈子。小黃送他兩個回轉旅館。說有別的應酬。約明

天再來找他們。TT 教他仍開這部汽車來。小黃答應而去。他一走這裏兩人就大開講章。TT 估殺小黃是一個窮小子空裝場面。GG 同他爭論說人不可以貌相。你與他今兒不過初交。怎曉得他是窮是富。即使他身邊沒有帶錢。被你看出來了。但家裏有錢的人未必都帶在身上。家私帶在身邊的人就同你我差不多也。未必見得有錢了。焉知他不爲帶的錢早用完了一時手中不便。故而向汽車夫調頭就看那汽車夫身邊常帶着十元鈔票。則其主人之有錢也可想而知了。TT 駁他不過。說也罷。我不同你爭嘴。待看明兒這小鬼敢來的便是。你說得不錯。不敢來便是我的話。對了別的用不着爭論呢。於是這疑案便懸了一夜。次日小黃偏不爭氣。來雖來却沒坐汽車。說是被老的坐出去拜客了。於是 TT 更揚揚得意。愈覺自己料事無差。時時冷嘲熱諷。將他蘿蔔不當小菜似的。倒是 GG 想起昨兒還坐過他的汽車。擾過他的東道。究竟不是什麼冤家夙仇。不該將

別人如此欺侮。心中覺得過意不去。由着TT一個人嘲笑自己。仍舊敷衍着他。小黃也覺樂意。非常說今兒我雖然沒坐着汽車到明天我一定要設法開他出來。請你們到楊樹浦上吳淞玩一下子。我因自己沒開車照會。所以昨兒在租界上不敢出手明兒到了軍工路我開一下子。你看你自己也可以學學開車呢。GG聽了好不興起絮絮的問他開汽車一切機關。小黃便口講指劃的說給他聽。TT從旁扮鬼臉。他也不管。後來小黃去了。TT怪GG不該同這種人多話。爽快快冷淡他去了。就是現在我門急的是錢。不比得稱心時候。同這班小鬼玩玩散散心也是好的。現在最要緊找一個有錢戶頭。靠他的牌頭過大月底關口。不能夠糊裏糊塗的丢了工夫。同這種人胡纏了GG還爭小黃未必真窮你的眼光一定看錯了。他家裏既有着汽車。難道我們這點小牌頭就靠他不住嗎。TT勸他不理却也無法可施。次日就想出個法兒。約他同出去找尋魏執中。因GG日前在蘇州遇見執中。很屬意他。所以TT投其所好。打算調他出來避過。

小黃就無事了。不意走了趟空。孰中並未找着。G G急欲回棧房。T T不得不依從他。一路上T T講的如其小黃無錢。改投白大塊頭麾下。另覓戶頭。這句話G G倒也很贊成的。說我今兒也不必再同他假客氣咧。爽爽利利問他借三百塊錢。如其沒有的話。馬上一刀兩斷。依你的說話辦理就是咧。T T嘆道。你現在醒了嗎。G G一笑。一陣講話。走路也不覺其多。早已到旅館門口。進大門須經過彈子房樓上。却見小黃正同着別個朋友打彈子呢。看見他們進來。一面用鉛粉擦着彈棒。一面迎上來說。你們適間上那裏去的。我到房間裏找你們過了。今天汽車也開了來。咧。G G說。我們剛去找一個朋友。你打完彈子就上來。我有話同你講呢。小黃還欲問他講什麼話。不意朋友已在那邊喚他。小黃快來打彈子。沒奈何只得讓他們先走。說我還有五個彈子就好擗姆了。打完馬上就來。他說這句話時。T G兩個已踏上扶梯。到了房間中。G G帶笑說。今兒這小鬼倒不曾失信。意思裏頭有驕傲。T T自己所料的不會失敗之意。T T對他笑笑說。看。你少停。

放顏色出來罷。不多一會兒，小黃打完彈子上來了。GG見他滿頭是汗，說你怎這般熱。小黃笑道：「這是我心裏頭熱出來的，連自己也不知道，其所以然呢。」TT笑對GG道：「好了好了，你天天愁沒熱心人幫你的忙，現在居然被你望着一個熱心人來了。」GG也微笑道：「他口裏熱心，裏頭究竟不知熱不熱呢。」小黃聽了不懂他兩個葫蘆裏賣什麼藥，即問GG：「你們打什麼哩？」謎難道說：「我不是真正熱心麼？」TT岔口道：「就問你這句話。」小黃當時就賭神罰咒說：「我要不是真正熱心，對你們罰我今夜連輸十二盤。」何如？GG笑說：「這也算是罰咒嗎？」小黃道：「你要我罰什麼咒呢？」人家額角上有汗，心裏不熱，怎能出這許多汗？這是一點兒不能假借的呢。GG道：「罰咒都是假的，出汗也容易得很。」你要才是真正熱心的話，現在我有一件爲難之事，你若能幫了我的忙，我方相信你是當真熱心待我呢。小黃忙問什麼事，GG教他附耳過來，如此這般的說了幾句。小黃聽着，不住點頭，連眉頭都不皺一皺。聽完說道：「這個容易之至，你們幾時要用？」GG說：「愈速愈妙。」能馬。

上。有的。更好。小黃道馬上。要可來不及的。因爲我出來。沒預備大用處。身邊不曾帶。這許多錢呢。明朝或者後天帶來給你罷。GG聽他答應了。心中不勝之喜。算算今天二十七後天送錢來恰趕得上。大月底開消更喜。自己賞識小黃眼力不曾錯。得因此頗有自矜之意。連TT也覺小黃答應得這般快出乎他意料之外。心中頗悔自己小覲了他。從前不該這般譏笑他的。此刻祇可竭力敷衍聊補前失。好在小黃倒也不念舊惡。同他兩個說說笑笑。携手出棧房同坐了車。開往前教西嶺上他們的賬。這天大約算是真心相待的了。小黃也樂意而回。次日又來告訴GG你要的數目。明兒一准帶來。GG心中甚喜。這天並未出去坐汽車。就在他們棧房中說笑了一天。TG兩個還買了許多吃的東西請他。小黃落得受用。到第三天乃是他們答應帶錢來的日子了。TG兩人都是很熱心的盼望着。列位試猜小黃究竟來不來呢。若教做書的說時。可要待下回分解了。

請觀肥美



上海商務印書館代表人王巧生先生來示云小女王秀菊現年週歲另  
一個月自初生以後卽服用章廉士  
嬰孩自己藥片其效驗之神速穩妥  
不得不稱頌之也每屆便結或寒熱  
感冒夜不安睡啼哭等症隨時取用  
自己藥片一二片立卽見功安然無恙  
誠係保赤子之靈丹今特送呈小女  
照片請登報章廣告世之爲父母者  
知所倣法凡家中之有小兒及嬰孩  
者不能不備嬰孩自己藥片一瓶  
於家中因此藥片可保絕無危害卽  
最幼穉甫生之嬰兒亦可餌服也乃  
是最和平嬰孩之靈藥專治嬰兒胃  
弱不化便閉傷風癆厥肚痛腹瀉寒熱  
虫等患均可醫治如尊處無從購買  
祈卽寄郵票大洋六角至上海江西  
六十號草廉士醫生藥局原班郵  
力在內

嬰孩自己藥片使其如  
止癮藥也

(書新的版出版局書界世路馬四海上)

# 致富錦囊

商無定尺則百敗大人斷操縱由我指揮如意非有特別智能  
業窮貨社才本其經驗出其閱歷輯成是書  
中識則步履商場本局特請商業專門  
人得個中訣竅自可致富發財  
盡覽一卷在手件件有商模範

生意場中到處可占勝利

商人致富南針  
「得此一書」

商人營業祕鑰

「編目」

■第一種：商人模範

■第二種：銷貨百法

■第三種：日用字彙

■第四種：商業尺牘

■第五種：尺牘材料

■第六種：酬世文件

■第七種：柬帖程式

■第八種：郵電便覽

全書三冊

加寄函外出七照九乙四一甲  
一費購埠售折碼角種角元種

## 投稿簡章

- 一本雜誌除長篇外其餘短篇小說及各種小品文字一律歡迎投稿
- 一小品文字以滑稽有味者爲合格
- 一稿末請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
- 一來稿一經刊出著作權即歸本社所有
- 一酬資由本社酌定每逢陽曆月底結算憑簽字單向會計部支取
- 一却酬者請於稿末註明揭載後的賸本期雜誌一冊或數冊
- 一來稿無論登否概不發還惟附有郵費及掛號費者不登當於一個月內奉璧
- 一投稿者請逕寄上海閘北寶山路西虬江路世界書局紅雜誌編輯部收
- 一抄襲家幸勿惠顧

The Scarlet Magazine,

Published By The World Book Co; Ltd Shanghai.

版權所有不准轉載

編輯主任	嚴	獨
理事編輯	施	濟
發行者	世	界
印刷所	世	界
總發行所	世	界
分發行所	世	界
零售	海	北
每冊	蘭	江
△價	界	書
目	四	局
	馬	局
	書	局
	紅	鵝
	局	羣

全年	半年	零購	△價	目
五十册	廿五册	實售一角	實售二角	日
實售四元	本國一分			
外國四分	日本三分			

# 現收全收貲售書局

本局現擬收買大批舊書海內藏書家如願割愛者無論宋元明刊不拘何種一律歡迎惟割斷編殘簡概不收受茲訂辦法如下

(一)如蒙割愛先將書名版式冊數及何代刊本需價若干詳細示明或將第一册寄來作標

(二)樣書請寄(上海四馬路紅屋世界書局總經理收)無論單本成部均須掛號郵寄如未經掛號因而遺失者恕不負責

(三)樣書寄到隨閱隨覆如合用者通函議價如不合用仍行掛號寄還

(四)來函須將通信地址詳細署明

世界書局 股份有限公司藏書樓謹啓